



香齋護麟

U 6
4080
6



伊弉利門
號 4080
卷 1-6



青野夢

自序宗 至顯

張維字持國号谿谷德水人十歲悉誦二經正文十一二讀盡少微通
 鑑亦能暗誦十六受昌黎文讀未幾便省古文棧括十九冠漢城
 試二十中進士二十三登第為文頗得柳韓筆法不作陳冗語
 歷規前輩名作多不滿意無可遭壬子之禍罷官居閑遂肆力
 於文字但苦多病不耐刻苦讀書然二十時文体粗成嘗妄
 自評謗曰賦詞六七篇當與爾朝李文順鴈行古文數十篇進
 之中國則不敵爾諸東選亦不屑惟待本晚學終不失步於小
 家數中未知後人題品愛我亦國相何著諸公間也雲為策靖
 社勉官至右相訪皇府院君以宣統五年五十二歲文忠知野夢
 丁丑起復相公以死因拜左相崔鳴者上疏曰 宣統甲午



年間李德馨起復為兵判累劄之後終不敢辭及至昏朝朴承宗亦起復拜相而固辭不出帶職在家以過三年承宗不得孝子之名而德馨師為中兵賢相今日僚相之自處當何就捨李德馨之不敢守志朴承宗之安於慢上此兩代與亡之所由判亦今日君臣之所當思也逢川集

左相來訪臣因舉李德馨之号曰德馨起復之事漢陰已行之矣今公作人得如漢陰亦足矣臣應之曰漢陰為賢相其可學也甚多吾詩不得學而師學其起復可乎又曰往在壬辰之變李德馨李好問皆有奪情之舉離職充斥禍迫門庭故也然德馨以兵判在公座為一武弁所激詎未免有軋云雞谷集大提學有主文視通相傳授以擬禱宸不銛魚叔權拜官雜記云玉堂旧有大石觀常藏竹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入玉堂科次

諸學士課作刊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正亭家王文列作一大觀如玉堂所藏者而五諸家及遜文衡傳于李容翁行其後歷教公而觀猶留容翁宸及鄭湖陰為大提學容翁已卒夫人尚無恙以觀遂于湖陰曰此容翁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漢陰購得之傳至爾瞻々々敗觀亦失人謂此觀流傳百許年一經爾瞻之觀而遂不全此案斯文厄會云象村既典文用安東馬好石琢造如故樣申玄軒而傳之北渚故事每傳觀之際必有唱酬詩什遂成文苑美事戊辰北渚解文柄余以晚進越次為其代北渚不肯傳觀于余而遂于玉堂史來初聞者為異 雞谷後年沈遠兗潛益不軌思公最甚日致款問公固已疑之甲申三月其德欲因公上變夜告公以事急公馳赴湖下吹角勒兵部分將校談捕賊黨兗遠循卒死黨皆湖有欲逞之狀公吐

叱手下士收縛其十餘輩先達遂欽手就鞠汝賊爰諱比
言賊魁所憚惟具其故筆事日將別遣壯士四十先擊之云具

在塵行狀

甲申沈先達與權憲未謀反伏誅廣州府尹洪振文謂於衙舍
修理時得凶書於階石間即一紙傳令也其書有曰搃我使
付汝守禦使傳令營兵云云據文仍以傳播於縉紳間是時公
為搃我使公弟延城公為守禦使故以此為言而沈賊之變在
於春間其書出於六月其間淫潦連月果得之階石間則終身
印蘇寧有如新之理乎人多疑怪公與延城公上疏陳其情
狀席藁待命於金吾門外上教曰予所不知之事如是陳辨殊甚不
可此疏還出給洪振文繼而陳封上其書上下鞫廳曰回啟曰
凶書中搃我分付守禦使傳令之說不過借重誑誘之計為其所賣者

豈有一毫干涉之嫌乎世於文既已目見不當暴列置而不及上聞

輒先傳播請命拿問上卷曰似涉無情姑先推考李廷陽溢狀

丙戌三月賊大起而湖南人柳灌者為魁刻日率兵于高山約以
先破全州次攻公州因直上犯京師已成未幾有兇其事者公即聞于
朝以便軍檄召兵使裴時亮使領兵未會之發汝邑兵分遣將校
進薄賊所時營下軍投賊者過半一夜軍中大驚喊殺四起中軍
為尚中樞恟不能定公堅卧不動賊黨劉敏達在公州板時公募人生得
之訊知渠帥蹤跡密檄湖南獲其尤難捕者權大用賊黨始大駭裴
時亮受公節制進捕柳灌洪振英安益信木教万人餘黨悉平
上從台公入京勸勳因塵論而心林判言障溢狀
上曰逆黨出於言外國事將何出場公對曰賊已聚兵討平之策不
可不急講上曰誰可往者公曰臣雖老病賊是搃我指報國分

所當赴 聖上若不以臣為不可則臣請自行 上喜曰卿今請行予
無憂矣公即拜辭打榻前自視下傳令于法邑使之會兵于振威直
行渡江馳至振威聞法賊皆就捕乃罷敵沒 上語遣臣曰李某真
知君臣之義者度起之時即日請行如赴樂地真忠臣也往年沈賊
之變有廣州凶書之事予謂延平之子必不然也且其不同其付若或
致疑不免害我忠臣多國家若更有如此臣教輩復何憂乎公第
延城公方入侍拜且泣曰臣兄弟取名出行凶書竟死無活今承 聖教
萬殞無恨 上曰卿亦教誨子弟皆如卿亦可也 延陽謹狀
昭顯世子之在潯陽也頗事營造有尚方離工慎姓人得章行
世子之使人請於公欲除權管公答曰儲君不可以爵人私
請於改官况權管乃遺將也遺將之職何可私於尚方之離
工乎人多為公危之而公少不勤 上全

乙酉七月 上梓佐法大臣六卿于養和之內寢時昭顯已卒元孫
未長而姜庶人以罪過聞 上又未願久不視朝公承命與公
卿偕入 上笑曰元孫幼少國危如此予欲擇長而立之李敬輿
曰世嫡承統古今之常經元孫係望於人已久一朝拂之則友
徑失序惟此為大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德保拜者亦非一
二易儲之事不可輕改金塗曰英及之舉南漢之事臣皆為宗
社大計也今日何敢有他意 上曰卿意與予同久二子必有
優劣今誰擇定塗曰此非臣下所敢為然立長理之順也 上
曰此言是矣遂以 壽宗為儲或敬輿又進曰 殿下此舉
若以私寵或以諛詞而發則臣雖疲劣寧不以死爭之今
欲為宗社擇嗣此臣所以不敢若爭者也 白公溢狀昇平全碑合錄
丙戌春 上復召法大臣六卿于寢殿暴揚姜庶命法臣亟以其

律以入李敬樂与法大臣啟以全恩之說 上下嚴旨削敬樂官爵復摘擇時奏對語為案加罪配瑯島既到又加罪存棘白江邊狀上曰世子冊封時敬樂人心波盪之說既甚無從而又於姜斌論罪時爭多官不待批荅徑先出去此何意也公力陳其時事情且曰冊封時守經之論臣与敬樂無異而人心波盪之說誠是案都憲啟曰姜有疾不可教

公以都憲啟姜可廢而不可教必教教姜先殺臣以大忤上意寧旌義 洪白石茂積全碑

公上劄論之曰易曰衆允悔亡今姜之眾國人皆曰可廢而地諫所爭只在賜死一節則衆志允於廢而不允於死也清後培臣之清 上下批責之 隲州行狀

姜庶人以逆論死及 上即位問公鼎重上疏訟其寃 上引

見於便殿後容語其首末且曰姜之逆謀無可疑者後復有敵言者當以不道論遂下禁令適有旱灾公勸諭上疏為咎在姜死 上怒甚以為後下禁令而復冒犯如此不為重寃後將不止遂拿致公親鞫天威甚震公解氣益厲杖下顏色不度仰呼侍立所親責其不言金並司加神全碑

公與疾入侍面爭甚力 上曰卿引疾辭職今乃為知都來耶特禽罷公知都竟死於杖下具後川仁產全碑

尤菴於師對時從容白姜嬭事 孝廟荅曰此則我家事我宜詳知卿須信我言尤菴不救復言但白金知都子孫勿為禁錮荅曰當從之初 仁廟亦姜嬭時未得罪自適趙綱自以為仲救疏而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是暖昧云 仁廟雖黜趙綱而即取其將有將二字以為姜嬭罪自尤菴當以此斥綱云 仁廟在

姜穉事後昭顯世子無号名已亥 上欲錫爵公將頓其美曰足
以消災也 上喜而從之涕淚汎瀾 洪沂川命夏全碑

仁亟王后之葬長陵也或云宅北不佳及是大行之葬將因其
地公上祔曰前日長陵议定之時竊聞李珣主之地官不敵
有異同而惟金百鍊者力言其地之不吉為地官所排擯其
後乃地術者多言其瑕黠又聞其為瑞桑父地李珣擇之其
後十許年其鳳瑞父子皆死為無後之家及他士夫家用李珣
之術見敗者亦多云以此視之則李珣之地術全未詳明也今者
因山當用之於長陵臣竊謂得焉

朝紳有原洛之目洛即成臣自黜原即元相斗杓也二人各立黨相頂
士或有不濡跡而混被標榜者刻意趨網與沈大學張應一亦欲
假以網打異已公片言打其心使不得售 趙松谷復陽行狀

金自黜迷國謬朝方論竄黜之典則其附麗翕訛之輩不可不
畧加徵治以清邪著金羅夏司李時萬瑞山郡守李以存副提學
申冕護軍李之恒李海昌前執義嚴鼎耆廣州府尹黃床亦
或陷附密結不恤唾鄙或受其氣統助成氣勢見棄清议貶
辱擄紳清並命南去仕版 日春集

士夫持身不可不謹勲宰名流趣向自別而禮曹參议李行進
左承旨李時楷亦出入元斗杓之門号稱狎密恬不知愧識者
唾鄙見棄清议並命罷職不叙 上全

有李彥標者為自黜心腹連因虜人醞釀大禍自黜又因諱
人李馨馨長行漢於虜以為旧臣進用山林之人庚寅二月清使
六人並出以查事為名 上聞之大驚憂達夜不寢引諸臣
议之公首對今其所存雖未云某事臣受國厚恩敢不以

身當之 上曰卿若自當得以無事則幸矣如或輾轉有所難
言則奈何公曰事機固不可預料第欲自當以視之國家因得無
事則微臣一身何足惜乎 上初即位慨然勵志頗有密勿之
敵而或慮事泄致其疑怒國人固已憂之及六使並來又不知
按查之為何事人情震懼或云大兵將至不免被髮之辱或云
清陰法公將有不測之禍劫野法 翌日公入對請自往灣上
以察事機仍請用左相趙翼言起李敬輿與國事鄭太和
雖在草土使備局徃詢 上稱善公即西出自清人到鳳城大
肆咆哮火色日急及聞公來喜形于色凡百亦多從便三月清
使入城傳敕二度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也一則乃所謂皇勅
而噴我以挾倭恐喝者也先是 仁廟末年自薨后首相鄭太
和為左相趙公翼元公斗杓李公時白為備局法宰因東萊府

使虜恟慶尚道司李曼狀啟有倭情可疑之法因赴蓋使臣請
修繕城池甲兵蓋講和時約條所禁也至是彼積疑於我欲執此
生釁甘心主事之臣公在灣時諱官李馨長密傳此事於公且
當之者禍必不測宜引釜山小諱為證公曰彼雖末流寧不與
別何忍拚人於死以規自免生死命也自復命之夕留宿朝堂
日與法宰出入前席密講辯對之道迺救日清使會公卿兩司
于南別宮令 翔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致祭而不謝攝王處
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吊祭時不哭事而語輒放責于上躬
吃噎轉甚公對曰皆吾之失吾王不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公綱
以其時禮判太學士彼詰而入後乃言倭情事招李曼盧煥
問之煥言倭情無可疑者曼狀聞傍人舉當時事狀以證之始
曰似有可疑之端曼曰若為道臣以遣將所申轉聞而已清

使大怒曰然則爾國與倭皆及矣何敢慢欺大國公徐曰倭情
誠巨測而此輩惟恟對耳清使厲聲曰奏文措語誰為之必
國王之房也公曰吾案為之豈有國王自製之理耶鄭命壽曰此
中何者幾人仍相果稱為耶法寧皆默然稱李公基祚在末
席應之曰此豈首相稱為吾亦與焉清人叱退趙公及李曼懷
稱道公責之曰爾今欺罔大國其亦如何良久令出是日奉報
連以爲罔測之禍在竹呼吸滿庭法臣咸愕無人色家人
治凶具待之館門外公神思整暇應對從容視若莫不洒然清
人亦相讓曰東國稱有李相一人身上引見曰仍相為國自
尚人所難及李基祚初不與焉而稱能開口可謂賢矣法公
有愧色公即命于金表仍上劄請亟下司敗毋令國事驟
轉難處上命以千金與鄭諱俾致意於此使翌日駕幸館

所彼言李相欺罔大國趙細撫表文皆當極刑上為之救解反
復息至、於救四始敝稟皇上當更有勅令姑令存棘於白
馬山城當其往來之衝也白馬城即義州南也我國之陸塞既以朝廷以宗室女義
順公主資送于九元斗拘申趙全為護行使令番後禍機既
到九元頗有喜色他日羅穰而敝詰責使臣曰敝告國王將二
臣豈極刑不並爾任其責使臣大懼而敝上大驚憂必欲曲
為之地以在相李時曰為陳奏使將存或言不從彼言必有干戈
之禍或言曼懷可誅亦或有救曼懷者時以紛、久未定時
稱坪大君使北還言臣以新服之初不忍殘先朝大臣而言而幸
無吃噉上喜甚秋清使又至上為公丐命靡所不至稱坪東
還未報月而即又起復以代延陽以李基祚為副而遣之勗以必
查曲全既入清人欲致二臣及曼懷更查於衙門使臣力為陳

乞始許並釋二臣而永勿叙用敵之田里又謂李敬輿曾無叙用之命而方為首相務當伸寬之事亦永勿叙用上遣人下教白馬而臣好在耶北京之報幸莫大焉

李白軒行狀

上頗棄旧時汚亂之徒而眷注在清陰法賢以為內修之規金自黜使其徒密以告於清人亦遂長陵誌文蓋誌文不書故號故也清人大疑之以兵壓境而使者數輩至將詰問虛實自上翻服之初而司已請自黜罪及聞虜使至大小震怖爭欲慰安自黜冀得紓禍公與諫官趙錫胤亦爭以為不可上遂命自駐付外而並黜其二子于外方朝廷講法文之對或以為當亟成別本刻其年號以示之公曰我國之事欲秘而彰彰別刻之舉彼無不知之理惟當以從前誌文不書年號為言久且彼人舉榜例不淺易果若詰問則是將真起兵端豈以我

分祿而止或傳虜欲動境先陵巡衛以驗之為將奈何公曰事至於此則一國君臣當有死而已更有何策群臣遂定虜使果不提起蓋自駐凶謀幾覆宗國而賴聖上沈機睿折北使只以婚媾之儀收裹而去自是人心益以駭憤爭相籲訴而以其勳旧終欲保全力爭月餘始命遠虜

李完南謹狀

庚寅年間清人責我國以疫易朝廷勅使十餘輩建至詰問以爾國公卿與前異者何也蓋金自黜流竄後無可為力潛以我朝斥去旧臣新立局面將為北伐之意滿通飛語故也上出館所相對之際通事徃復噴言不可勝若法公卿罔知為說元原平斗物即曰我國前日某宰某公皆方為某賊勅使通事共目見而惟一金自黜貪虐不法故去年虜敵遠竄而已此外未知何人不在朝乎勅使可應指而言則我亦有對耳勅使張塞云

晦隱集

王子微之母趙與金自黜為表裡潛多不軌而自黜孫婦又趙出也
凶謀尤著 上以至親故不忍一斬於法公雖以微往引正不撓而
至 上教懇惻又必將煩以成聖主居法伸恩之美故趙之子
女至今安全焉 李完南遺狀

龍自黜孫微妻之行凶孰與淮南之謀叛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
之無故朱子於淮南尚談其徒蜀而致死則通與蜀雖有遠近之
殊而其徒其霧露之妻一也以朱子之論捨之則龍妻猶不可
徒况二善乎 在養集與李完南書

暹士紀以金自黜腹心為水原府使公勸其憂之啟曰昔狄青
以拒密在朝人皆稱賢而汝陽脩清罷曰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
為下所迫自古為亂者未必皆其本心臣年老易感不能無過慮至
以無形跡人所不敢言者上瀆聰明下觸大臣之怒然安知過慮必

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慮勿謂老臣不言也及自黜諫及事覺

士紀果與孫狼籍人始服公先見之明特起二資 洪茂德全碑

京畿道司金光煜罷駐水原府使暹士紀領相李公敬輿啟請
仍任 上命暹司推考未幾又置下考時自黜與士紀連謀為逆
外訖宣傳而李相與公置之曠度不以為疑公乃啟曰水原府是實
圻輔重鎮暹司之罷黜暹士紀雖未知其意所在而大臣陳啟請仍
聖上又命推考曾未幾何又用啟最有若好勝者然藩臣事體
宜容易如是其不有君命輕視朝廷之罪不可不治請京圻區
司金光煜姑先罷職 傳曰現此啟辭凜然有古大臣風金光
煜罷職暹士紀仍任使之盡心國事○自黜微起暹士紀首出
賊招自黜之子鍊郎公之婿鍊與其子世昌皆方被鞠公時居相
位大義所在不得辭避判義禁元斗初言於榻前曰庇護逆賊

之大臣何敢奏鞠 上厲聲曰惟予在誰敢為此言判義禁其速出
去公与李相驚惶起出 上曰予已度之卿未勿出世昌休邦刑鍊又
死於許下公待命朔外 上遣史官論使入來○掌令李回論公
之子稠與逆賊相親請中道付處大凍李時楷論公之弟延城公阿
附逆賊情竄出 上久不允問左相金公墳曰予之敢効右相非不
至久而尚不出誠可念也左相對曰始官方論其弟與子右相以何心
出任乎時楷即承望元斗杓夙昔者不可不寤遂開城留守方有
窺斗杓出送亦固多 上曰真大臣之言命李時楷中道付處元斗杓
開城留守差送公不敢自安呈告不已 上答曰賊出近族之不幸
已付之厄連於卿何有况卿以 先朝勳旧為國柱石清白其操
忠赤其心何辜國人之所知案惟神明之可贊云云公之情勢萬分不
安必欲避免而聖意愈魁不敢一向搢捥回命指出任 延陽溢快

李時白字敦詩生於萬曆辛巳 氣宇雄遠儀觀魁偉膂力絕倫
而常自沈晦雖被人困辱亦不与較白沙帝言李其以布衣所與
遊皆聞人而人無不信愛之不知其何能而致然也壬戌母夫人捐
世後經成服而平城申公米昂於忠定公諮及時事一言相契
申曰此事不可不与伯喪人相议而方在巨創中當俟異日忠定公
曰此大義也何可以常例論即招公出與定計议官至領相延陽府
院君庚子卒○丙子以守禦使專管南漢事及 上幸南漢招
公教曰城中凡百未備者亦多云豈卿受任後有未盡處耶對曰
臣於受任之初慮有今日之患請於社府以為事出急赴別遠
邑之軍勢未及聚願從近邑而分屬焉社府不許又於五月請為
合操定其信地仍為修繕以備不虞而社府又不許至七月又
請合操而又不許臣乃不得已請對陳達僅以畿內所屬之

軍一審夜操仍造若干土幕積若干柴草而遷到今如此臣亦
無奈何廷府聞之大怒托以他事拿公杖以別棍流血而後止
人無不驚駭公畧無忿恨色○公之居第即忠定公所受賜
者階上旧有一榮名花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自來中華忽
有人率役夫來公詰其由乃大駭列逆承上命欲採移其花
公自往花間並取其根按碎之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
夕主上之不取賢而取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
亡須以此意啟達也後上待公益厚嘉其進規之意也○
己丑上與世子出御魚水堂命公取人入侍酒饌皆自內出
上親執爵問曰兵判酒量幾何公對曰臣本不能飲又常抱病
尤未飲也上曰卿病原由於南漢之勤勞久盈行到公不能
能卒酌上問內豎以盡飲與否上又御一爵而勅公願世

子曰汝亦執一爵公惶感自力卒飲上問曰卿之子若孫幾何
公乃舉觥而對上曰若是之多而不務科業何也如欲擢當國
事則雖武科可也先卿之於國事竭忠盡心至今不能忘也公曰
臣任水原時敢觀先臣上問臣何以爲治臣答謂近聞有人言於
某人曰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至此雖欲盡誠於國事
其勢亦難矣先臣聞言而起拿臣下庭曰君父不諱汝無能授汝以
重任在汝分義只當盡其誠心而已汝身何可廢也人言何可
慮也聞人妄語將欲廢汝取事即怒甚且杖之於族人所挽
而止先臣未死之前只知有國今水聖教不勝感泣上嗟
歎良久顧謂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股肱汝折異日待之如
我○公將赴燕上教曰右相素多疾病不可無良醫之
調護別擇醫術精明者使之持藥物隨行又招內醫梁

涓臣於差備門教曰特為道汝之言汝其知之乎汝頃竭盡
心力善為調護到處勿懈以副予望○至其城大同門前成
一妓陣紅粉照輝公曰丙子後謂西洛蕩殘無餘今來見此
大是異事庶尹對曰亂後官妓惟有老病者使星之行常不
成樣茲逆各邑官婢中有姿技者移屬本府又使其族屬助
其衣裳久公怒曰庶尹之設為多民耶為媚悅使行耶當此
時而為此事極可駭也即揮退之招逆司責之曰此豈使妓樂
時耶非不欲啟國治耶而今姑登之治越今日撤還毋或辱遠
也聞感歎○壬辰有徐忬獄涉穉坪大君忬既誅而上怒猶
未已公方兼院進言於前席曰柳道三之稱臣於大君固無
情妄不然其私見夫君邦有禁令請罷之 上震怒曰此即
教忬上愛者

嚴鞠施一次刑又令加刑舉朝震怖司于尹鍊掃啟爭之館閣諸
人及大臣前後力救減死絕島安且居一月而蒙赦命撤全碑
兵判元斗初備酒饌張妓樂於侯相家重臣何被以酒饌妓
樂媚悅大臣、亦何可安而受之乎李相尚真疏
癸巳閔點金澄奏翰林薦先進趙公復陽李公端相不許出掌
令徐元履欲並彈主薦者及先進之不許者掌令任善伯持
不肯徐公引避有曰朋後之私莫非所親翰苑乃卯育之初
程語多不擇羣臣大駭而 上廢以忠君殉國擢拜執義趙
大憲錫胤以混請推考不可謂辨是非與否僚劾之被嚴旨
大諫睦行善因處登請趙大憲遞校理李泰淵亦行善逢逆
上益怒令下李公吏明日玉堂洪處尹人金始振請勿罷泰淵
而罷行善賊 上命玉堂入侍處尹亦陳徐元履之失仍論行

善觀 上意過公論 上怒命處尹亦又出問石曰承昔
意何如公始欲委曲敷奏培未了 上益怒曰毋他言只言
罷行善是非乃對曰論救秦淵所以非行善也 上又怒曰
甫亦欲有名望者也仍斥公出又下嚴旨謂公護黨命遠
竄三水後改與海趙錫胤鍾城府使 朴文堂長達溢狀
徐元績充進善素茂學識進講多錯公屢摘其謬已而為地
官言事多迎合公又言其不正元復大恨會同黜薦翰林公以黜曹
為醜正之論過之元履端 上素惡相官以同異為進退遂乘時許
于 上 上怒曰趙某敢以私懷阻塞無咎之人特命罷公趙某靜
上疏言黜傅會邪論辱先賢是可置之於萬世公論地之子趙復陽行狀
東西名目自 宣廟初年先正臣李珣欲調劑之不專用一
邊遂為許對亦所攻自李珣死至及正前凡四十年間皆東

人執柄之日西人長被排擠中間雖或有因度故漸入之時旋
即退至反正之後 先王誅戮昏朝助惡之人遂取反正時有
勲勞者及昏朝斥退之人而用之西人乃得立於朝以至今日
多然西人得志之後南人小北皆與之並立於朝三司鈐書無
不共之夫東人得志之日西人不得少通清語而西人當朝通
用如此正宜無所憾恨而乃常懷憎疾每乘時傾陷此其心
必盡逐西人而專用自已朋輩乃為是也 趙浦清疏
己丑秋館儒清二先生從祀時金慎孫翁承柢在京余往見言
其非時慎翁曰儒生輩不度時宜欲有所論恐其無益有唇左
右言于諸人使之中掇列何幸余退而見申兄最語之恐余言
之不重藉金公以動之申兄已入其侑流之說如水投石疏上
上斬其請李象震及柳稷疏誣辱十倍於乙亥時儒

生浮慕山如癡如狂無不服膺若守功令狎於從祀大論乃違
長德之言卒、舉行類倒狼狽可勝惜哉 南溪集
已丑館儒洪歲亦上疏請以兩賢並從祀詎累上不久榜南人
柳榘亦上疏誣低二人得亦名教傳不虛從祀館儒李伯楩
遂削柳榘名儒籍時朝廷將取士設園點于泮官翁任李知相
不汙于泮生付黃柳榘考後論者陸來善李善年亦四十餘
人遂相率出去知相亦不能狎在亦退大司成鄭維城以此意移
文禮曹、、啟言莫重設點之平不可以此中輟宜令本館
仍行而期於和懷已蒙允持平睦兼善啟其由大改維城及和
官皆徇偏黨之論且言館儒謬事柳榘不可用 上乃下予亦
駁異之教維城亦疏言兼善迂固之狀館儒申念圭亦遂因此
捲卷而去 上令禮判吳峻詣泮官敦諭先出人朴承座亦上

疏言臣亦非為柳榘付黃蓋有閑廉恥以致先出云付黃之事
既後 上言專欲調劑時務伯聞應懷以本道儒生為柳榘得
得用不欲赴采事馳啟於是領以政李敬輿乃啟言可去榘付
黃以安後人之心亦依允以下使大司成李厚源以此用論于泮生
館儒金壽恒亦以為柳榘付黃本出士林公共之論決不敢承
命 上有方命化外民之教壽恒亦乃拜聖廟行四拜而去
上累遣承旨禮官敦諭七月館儒朴世采亦上疏陳前及曲折
及定是非之說 上斥之儒生亦以 上累度用論承旨入泮
遂上章云、疏入 上命出給因教曰若非朝廷大臣所可指
揮有何上章之事耶承旨李之恒亦畧以儒跡不可出給之意
傳啟批曰予與大臣俱昧事體以至如此予其愧怍無以為答
也壽恒退汙于泮生又空館而去 上震怒翌日召泮大臣

三司備局堂上面諭以館事云、且曰儒生每以定是非為言
吾知兩臣終此決不可為爾玉色甚厲吏判掃與一進曰今此
儒生輩皆年少浮薄之徒無行無義甚於光海時大司成李厚
源略陳疏傳本意 上每以偏黨為教諸臣皆不敢出言而退
居五六日右相趙翼上疏言不宜待儒生如是 上批無慮百
餘言大要曰儒生以無多無義館學之罪人決不可自朝廷開論
云趙翼遂詣泮宮招諭不答法者李柱、乃入泮亭李伯璘未
上疏畧救待儒生多承順 上亦下溫旨務以世采而為狂妄
庶人八月大司憲趙錫胤上疏下論館學乃宿人是昨自公卿
以下畏 上震怒無敢言此事者錫胤始疏言朴世采未所言
本非過激事出不已又有空館之罪自上 庚辰夏太過恐非
待士之道宿人不改先賢道學安知抵斥雖不赴舉無損

於國家且 上前則頗有兩賢從祀之言到今輾轉以為決然
不可者極是不當云及因引見錫胤復以前意自白 上亦不加斥而仍相李
敬輿猶持去舊之議群臣皆從錫胤 上從右敬輿所言矣 南漢集
先生諱集字士剛姓金号慎栢沙溪之子也生於萬曆甲戌
辛卯進士庚戌授萊奉即免癸亥反正進臣白丑始憲之任
先生思諱乞便養拜杖條除暇甲戌拜持平庚寅拜執義辭
遜冬庶弟果被人誣告禍且不測先生歸疾入京待命
上教曰果固有安言之亦為其父兄皆賢者故特原之於是先
生感泣而退已卯陞承旨丙戌尼山賊柳濯未謀作亂謂其徒曰
金永吉盧不可過 上聞之謂進臣曰這後亦不賢者之可
畏憚 孝痛已丑特陞禮曹叅判吏批以格外陳稟 上
教曰務古禮書之人格之何用似不當拘於常規也先生上

疏乞改正過批不許三疏下該曹漢處該曹清遜 上教曰禮曹
堂上法典既無必用文臣之語有何地以勿違四時又不許病告
許通連拜都憲上疏乞赦 上特召先生從子承旨金益熙
引入寢殿展先生沐於前欲為批荅則似涉文具爾其姓論
予意功過之所以遣子弟者冀其善諭予意故也俄拜吏判
庚寅右相金公增清行湖西大同法與先生意相忤先生陳疏
退敏癸巳陞崇政甲午拜判中樞府事卒年八十一 慎翁後狀
慎翁翁夫人俞氏性不慧不能備夫婦之道遂得粟谷度女為
小室賢而且善女工事公甚謹及後俞夫人歿沙漠溥慎翁可
以後娶生子為承重沐心喜之久後招慎翁諸之曰集爾今妻
亡可以謀後娶豈非宗祀之幸耶慎翁方侍生起而拜謹對曰
子亦非不自念但思人各有命、既不好得前人為配終身困

若今雖改娶安知其必愈於前人也耶蓋安於小室之賢無他意
也沙漠素重愛慎翁平日未嘗違其言及聞此言悔然久之
亦無如之何也宗事遂不成後在華陽問與九翁語及此事余曰何
不敢兄弟子為後乎曰亦當以此屬質之終不見禮至今未曉
也大抵慎翁之意以為與夫人無夫婦之道不過為俞家一處子云
爾遺命與已各相勉慎翁亦既生而養之於家死而又為之服禭
於合廟立後而不然則未知或有其義否耶 南溪集

謹按祀莫大於分、莫重於嫡統故嫡、相承以奉宗祀即古
今通義也支固不可奪宗而嫡亦何被擅以宗與人使泰伯、
夷不有命必不敢私自相讓以此先儒疑之於伊川事而
謂或是程太中遺意余於慎翁之不立後亦嘗評惑意或有
沙漠之命而在太中終非恰當道理又不無至惑於沙漠之

處也蓋者今視南溪所祀沙翁使之後娶生子而慎翁安於小室
而不肯云小室雖賢終不可使其子承宗祀則為小室之善事
我而不念宗祀之重者其於義理輕重果如何也前後妻之
賢否未及皆同則其所得今雖改娶安知必愈於前人者終
不得其何說也沙溪之悔然能強者亦出於姑息之愛而終非
析之以大義者恐不但不立後而已也且謂之命家一處子而
相之未曉者恐不但不立後而已也且謂之命家一處子而
遺尚各廟者恐亦大失禮意世或有既醮而死者其將以此
謂之非夫非妻而不同穴不同廟乎南溪之謂或有其義
者恐亦為賢者諱之意也

慎翁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樣每行時祭饌只
有一位乳石魚一尾在誠不在物亦可為後人法 南溪集

李君世稱當活余曰昔在 孝廟朝辭左右承旨翰林稱引見
尤翁於深室終日而出者為翰林乃見尤翁曰密室稱對史官
不與焉其時說話不可不登法史筆傳於後世史官何可不知
耶若錄示其日說話則書法史冊後本當還細存下矣君臣密
語亦何敢煩說於外間也望頂勿疑錄示云則其日說話乃書
給多余於其時畧聞則 孝廟曰國恥不可不雪將收拾民心後
當果義討賊即今民弊某事 中何者為當祛而何以則人
民收拾軍政亦何以變而治界耶凡百遼系下問則多而終不
能一事仰對只對曰克修聖德則庶事可治 孝廟曰修德
則在乎當從今克修然軍民政不可徒修德而束手望治將某
事何以辦之某政何以治之某軍何以整之縷 下問而亦終
不對只曰修德則人才自出庶政自治云殿後聞之則其日以

不能明對之故。上心世之云矣。明村雜錄

負建鼓而驚眠。數案非刺席之方也。不知左右以今日。仍猶有可為耶。得不可為。則不必為。無益之言。得猶有可為。則亦不為。先淺其級。以害機事也。不計時事之可為。不可為。而只你好言。語以快一時之聽。聞以眩後人之稱。許云。爾則法非君子好深。而成之義也。又曰。無一着案。其措而史。後復離之說者。亦非今日之大弊乎。魯西与九菴書

孝廟入彼國時。彼之南戰北鬪。皆得隨行。故虜之兵。戈技芸將。即能召皆習知。之惟。童骨大馬夫。大八王。九王。四箇。漢方不可。當底英雄。而孝廟在彼時。童馬八王皆死。惟九王在蓋。孝廟登極。殆將十年。而猶不敵。為北伐之。其者以其忘九王之難敵也。丙申年九王死。孝廟以為無足畏者。遂行戌戌。与九菴密向。往告而未

滿一歲。奄忽昇遐。天乎痛哉。蓋孝廟亦以為眾寡不敵。不可長駐。惟養兵蓄財。閑閑絕約。如又不能。列內。惟。惟攘外存。羈縻以待。彼。鮮。欲。為。迎。擊。蓋。孝。廟。志。也。云。云。江上問答

趙滄江守曰。今以復讎。雪恥。為言者。決不可行。君子宜有心。知必不可成。而慢者。外言自欺。而欺君者乎。晦隱集

市南蒙恩之初。一家姻婭。即皆登政。非徒市南家而已。草廬亦然。鄰亦家亦然。執事之處。市南如此。故人之處。執事者。不過如流俗。私情。宣惠。即。應。為。所。碎。首。處。而。竟。敢。於。仲。氏。衛。司。初。入。有。力。所。能。占。而。洪。令。為。誠。南。意。之。莫。謂。不。出。已。手。俗。眼。奚。啻。十。目。妄。意。以。為。宣。惠。即。應。即。棄。不。行。赴。後。俗。人。之。私。實。可。塞。魯西与九菴書

孝廟時。尹鐫盜名。自重。屢招不起。上將許以布衣入見。公時任承旨白。上曰。鐫之案地。上未必自。知其如。何。今乃以一人之言。

軒加曠世之異教後若不副其名則奈何乃止尤菴宋公別銓時又
欲起八資擬進善望公時同政席曰此不但有違改觀者且知
其人決不可用爭之甚力宋公不能奪一時右鑄者譁他攻之
至有功宋公斥去公即辭進銓曹漢英全碑
已亥春尹鑄奪人墓地法名派得直鑄公稱與金佐明斥其奸
狀公謗誼騰而公不為動洪州命及全碑
聞希仲以事執事登對直請為不審克而直為勘案云信否果
然則此非但有害於事理案非後希仲之道也魯西與九菴書
以官方督見而兄欲不應云宜以不應欲明初無起以之意耶
此則尤錫兄喜有不應之意則未諒中明陳不欲以之意使上
下知我本心可也不此之危及乎以官督見之及公然不應
寧有是事以命與名命不同名命則雖違有其義以命則不敢

不應見言以之而勝則無遷厝之事規於此言則兄無應以之非
而其意則固欲坐而待勝矣兄不相應以則無可勝之語兄言不
過欲使法公入告而直為物決之耶若或一毫有此意則千萬不
是救災恤患雖是朋友之賊而亦非禍不分事理同然和附如
小人之黨也若使法公補於朝在此而居彼則雖決兄心願於
以理何如哉已不之而朋友助成則在兄之道亦安免要上歷
下之誠也魯西與尹鑄書

以考進善之賊不下於說書因此可以出入徑庭今見兄書則
似以為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希而宋朝加伊川以官而宋教惟燕昭待郭
隗者然後乃宜云當初愚劣識不到此不勝愧服也若果陳請
則當曰某人已除服請使人慰之耶當穿官師事之耶抑當
親臨見之云耶亦初聞希徒以弟自上就見不敢
名見故云○尤菴與美村書

所謂懷川者書曾未聞見者所謂請使人慰之耶第官師事之耶親臨
見之耶亦未嘗皆是不平之流先人書豈欲其如此耶既以先人為尊信於
鑄故為此張皇也懷川書札之來此者固多遂見如此書諱則全未記得
先人書中所謂通其論議者謂朋友間採取其論議云爾豈謂待以賓
師不煩以賊事之意耶所謂迫於群臣屈意而用之云者甚為若真以
為斯文亂賊不待行凶行惡而一毛一髮無非取逆云則雖迫於群臣安有
豈之講官之理乎當其請仍授進善也以此小人當以格外用之、語自啟
於榻前若其時已以亂賊視鑄則亦安有此言然自宋子恆疏已設此啟
答之端以為懷川出脫之流還可笑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衛護聖躬在兩慎重而咫尺用劔、鎧衣羅拜之行御手催鞭
清角之日馳騁輝武且狹袖短衣新制弓劔皆是彼制而都忘在
在莒並与衣冠兇械而恭效之不啻若伊川之野奈云、時相李尚真疏

大行髻腫不輕針醫申可貴下針濃汗始出少許而繼而涌血
數寸蓋下針在朝而昇遊在巳時 九卷与鄭濟書

大漸時三公以下皆會于朔庭環葉炉躡坐于地中官自內急
走出來似將有顧命之賊臣与鄭相急走趨入列左相以下亦隨
而入至于榻前 上已昇殿而中官世子已芥哭久中官設屏
於御榻前西北邊而避入擗踊群臣遂環繞于御榻而哭既而
以世子尚在西廡中官所處至近故皆即哭出臣僚之在朔內者
皆哀哀小飲時大臣以下請入視飲自內不許都憲李應著
伏閣泣請良久始許大臣以下入視飲已訖久而下往左邊
短縮於右問于鄭善旦曰何故如是耶曰此是去年受傷處
故如是久遂与善與開展下末衣衾而置衾一襲補其短縮
處而飲之以衾列左右有整久賊臣曰礼小飲而不結以絞者冀

幸更生欲時見面故也。然私家則必次畢欽，然後始可量度而
棺可制也。今大老則擇官額備，當禮不結紱，久直出于梓官，處
奉審則潤狹，與欽大不稱，久即招次，知內官以細竹量度，而來其
潤跨于梓官，牆外而有餘，久賊臣即臣告欽，相曰：此將奈何？欽
相大驚，即以此入達于。世子各入奉審，則果極壯大，或疑其欽
衣太厚，奉按兩肩，則所襲者甚薄，故明知其為肩胛矣。公遂
出伏廡下，依相達曰：因極之中，尤有因極之事，梓官將不可用矣。令
曰：因極，將若之何？欽相曰：雖廣求大板，決知其不可得。臣意則連
板之外，無策矣。今日須善思而亟為之，遂出而會于一處。李領
府事曰：如欲他求，非鄭善與則不可。善與跪于公之前，曰：玉體
兩肩之間，甚潤，故常以萬歲之役，為憂，及至欽襲時，於肩上
不蔽，厚襲，久自按其左肩，曰：今若按其兩肩，可知衣之厚薄，久

李相曰：奉審時果如是矣。善與以啟咎，誠欽為憂，為自明之說矣。善
與因曰：小人雖往，如許大板，必不可得。頃一遽急，連板似可，久領相遂
以連板事付之。正城君李時防，別派吏而成矣。七卷集
已亥 孝廟昇遐，尹善道力主水原府治海岡之可用。在池師亦靡然，無
異語。上入其言，大臣重臣相繼陳疏，以為輕犯五患，撤去一大，闕防是不
可之大者。自上有如此疏，勿捧之教，公乃上劄，力爭曰：水原地勢平曠，野
膏沃而正，當三洛輻輳之衝，宗四通五達之郊也。先儒所論五患，未
有大於此仍論。英陵傍知濟河之可用。上若曰：知濟河果有非常異瑞，
則封。英陵二百年後，所用涉陵果皆倍勝於知濟河乎？且此地諸達人子情
理似不可用時。聖心堅定，水原役事已始，中外無不洞贊。公五上劄，極論
涉臣亦多力爭者。上意亦悟，改卜于。健元陵內，即令所用。寧陵也。正陽遺狀
癸丑，宗室靈林令翼秀上言曰：寧陵封，等有罅，請速遷。

凌 上俞公卿三司各進奉審 明卷集

季氏台監後入政府以每事縲糾不當聖心竟至狼狽蒼黃士
林之失望如何可言幸執事繼之足慰樂情久第親 聖意陞
擢不取其所以畏而取其所以愛不招其能補吾過而必欲其能
通吾意足以使人慚惶而却顧矣國家不幸凌寢之事奄其盈
庭臣僚反出宗班之下甚為羞恥寧有極乎然竊伏念庚子
聖上親自奉審之時不為改封而因補號隙案出 聖躬而臣
唯諾而已至於今日 聖上乃無一言自反之語專責臣此豈
聖人省己及躬、自厚薄責人之道乎執事雖嫌於以此為言
都俞之際不可不以子家羈對昭公之意密進規戒且竊伏念庚
子以後 聖上連以違豫府閣展凌然溫泉別逐年行幸此不能
無疑於談者之心也庚子以後若更有親審之舉則豈有今

日之事而亦未聞有自反之辭亦恐於 聖德有嫌也今日啟沃
開悟之責專在於執事恐不可以新當重負而有所嗔嚙也
郭凌果吉何幸當初水原之說獲於一二人之口而皆故咎於
臣以為如用水原則寧有此事、果由下地不靈之致則賤臣雖
萬被誅戮寧所甘心、當初戲臣案不以水原為非而亦不以寧
陵為吉蓋嘗於地術故也只慣聞知海洞吳自吉稱以聖人英地又聞
常有紫氣見於其上故當力陳於榻前而蒙許、然以今日事勢
視之則似當啟宥於水原、今日若以寧陵為不佳之地而欲改之
則誰敢有異議哉然則亦當如朱子之說求之當不拘遠近、恐不可其於
近圻苟且了當也當初 聖意以知海洞為遠不用云如是則是又有說若
寧陵之近而不能展者知海洞何異哉 在養與金與與表

孝廟昇遊

慈懿王大妃當為

大行制服而國制曰子晉諫

書將批此定以為甚多或有言替非禮當為三年者宋時想以替善在廷又引儀禮賈公彥疏中四種不得為三年之說以疑之公聞之揮手止時烈曰古禮吾不知今用之者國制也吾則惟當以祖宗朝所已行者為對耳該書以服制率來問公遂與領敦寧李景奭左相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原平府院君元斗杓同敵議曰臣亦雖不曉古禮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替年之服王世子遂俞從大臣之議庚子孝令許穆始疏論大妃晉服非古禮請行三年之制上復問于大臣公以為貞熹王后之行睿宗大王文定王后之行仁宗大王必有已行之禮請皆考出上依公議考之案錄別貞熹宗行替年之制文定事無徵入侍從臣又將以為宜從先王已行之制五月右相元斗杓上疏請行三年之制仍復問于李惟恭沈光洙許厚尹宣孫尹鑄亦請臣則謂臣所

對多遊辭不明上遂置之前別書趙綱上疏論禮且言尹善道無罪時宋時烈曰赴哭孝廟再祭至京謁上引罪自陳大喪之初臣始發四種之說鄭某聞即大驚以為不可用到今思之其人之先見不可及云鄭陽波謹狀愚以四種說連貼國制眾子嗣之說而為言則鄭相太和沈相之源李領府事景奭皆不用愚言而其所敵之說但言國制則是不分長幼之期矣惟鄭相維城篤言愚陋故以四種及國制合而敵說列先王批以從多說施行矣尤卷与李季周書山友論禮時尤公初欲從公之言定為三年之制李惟恭激動尤公使之排羣說而立已見其後尹善道疏專主奔喪三年公則自初執斬衰之說而說自別而宋世遺謂公與海尹合勢而構禍於兩朱可矣 曠江遺事

進善尹鐫教學令許穆再上諫鐫又以宗統之說激動衆聽又以危語敵讖微撼上意上自縉紳莫不疑懼公上劄曰今日宗統之說遇論禮後機甚深必待所必三年而後其說乃傳列國家之統不絕者幾希矣疏家列出四種不斬之說而主祀傳重之義昭著於其間列昌帝以服之輕重而有武宗絕統之嫌哉命市南全碑帝已及禮倫回于明堂則曰已及先人入都時有書于不肖曰大妃服制以晉服為之而一說以為當為三年之制客中無書冊不得詳考汝須詳考諸書以報也不肖即取祀禮注疏及退溪高峰諸書見之列儀禮所謂嫡妻所生第二長子亦名長子之說似分明而高峰所論似直截故不能深思即以書復于先人曰禮疏及高峰所論如此三年之制似是矣其後先人不復可否過國葬後先人下來而不復言及不肖亦無申稟明年國練時春翁有書于先人曰禮訟復作未知

事將如何也先人見書而謂不肖曰此必服制事也必驪之所為也遂命也儀禮及諸書更考之童西叔父亦過會與之報曰討究及復論禮見得亦名長子之說有少空碍推不考者終不如四種之說有極益疑於是定其是非而以驪之即當為吐歎久而已得見許疏及邱部果是服制事也其後不肖往佛川列後敵儀多出示其說草曰尊長之見如何不肖具言前後所見如在所論列佛川曰如是列吾誤答市南久前年在京時尊丈自拆入城通余曰服制事當以希說為是余闕尊丈之言如此故昨者市南使余說於尊丈而敵儀而吾答曰美村已從希說豈可儀云云今聞君言吾誤答矣蓋先人見不肖所復言以為必詳考禮書而言於佛川如此也其後聞之則佛川答市南書以為美村之於驪不問是非而從之云其後於愈慳已如此驪以為先人

見詔於懷川而愛其見也又以不肯為慮於懷川而誤先人也此

辭而為之曰壽而康云々其頌美忠節可謂至矣而篇末一段引擬暨、殊不可測已酉春臣祖上劄行朝未有奔問之人云々時烈語認指已乃陳一疏曰如古孫後臣云々臣祖復進小劄曰時烈以臣妄劄認為論斥臣之本心折、無他後前相識有可斥之事君子之交、相勗而責之以義理何忍將前日之相好而有所峻斥乎噫以時烈攻臣祖者規於臣祖待時烈者則其忿懣之氣雍容之一見可辨矣李履成疏

啟迪也祖述時烈之餘論謂臣祖三田文字與孫觀之作某文相類夫宋欽之被拘虜中也雖應金人之求文察冀孫觀之不奉詔則其被擬讖於仁廟之考宗社屈已忍辱向命禱切辭氣痛迫至引句踐而論之者耶孫觀之不悅其君之本意徒貪彼虜之厚餉可辭而不辭者又何得比論於臣祖當危檝轉激之時聖朝

惻之旨迫於不得已而為之者耶當是時也臣祖禘在文苑終若規免
則朝廷其將生受醜虜之迫辱而竟不得借一詞臣之手以紓危機耶抑
虜人將謂無人肯橫逆輟不索耶使臣祖汚世絕俗早已長往則已致
位高華許國以身殉死榮辱理無狎殊而乃於一文字之後遽欲自
潔其名坐視君父之逼辱終不承命則其取言於一時抗讎於土固有
之其於事君致身之道果何如也臣祖之捨彼取此者其果為國計耶
為身計耶○啟迪亦謂時列引觀事詭規之者案遵朱子之遺旨
時列於臣祖撰文之初已加評議不與交深則雖未得為確論猶
可為處士之高談乃於數年之後受其甄拔丞相慕悅況其所自重
者又如何而移根常布屑之徒來於宰相之門者豈非所謂樂道而
忘人之勢自附於先達之士者耶且其尊禮之意引重之辭又如彼則
其心固已翕然傾嚮之久及夫名位將相氣勢益盛則憾生於遠

覆之際嘗起於得逼之地漸滋疑武遂成媚嫉而索癡於三十年之
前始則陰引古法圖發於頌美之文末乃顯加醜詆至於於章奏之
間夫時列之尊慕臣祖非臣祖撰文之前也時列之醜詆臣祖亦非
創聞其事之日也一人之身而前則尊慕敬服至擬於周公後
則侵侮詆罵乃比於孫觀朱子之交人也敬慕之詆罵之前後
相戾者亦有是耶○新豐之撰其文也方持度服勉道聖者
而其所述之勾流播當世希逸則起廢應命而文既成屠戮
而不用矣且故判書李植從難南漢屢撰清成之書而甲申
教文中又有幸逢宸區混合之會聿被覆載生成之恩及宜遵綸
綍之勅未幾彼三臣者亦豈樂為之哉祇為存亡之際殉國家之
大計而若臣祖所處之難尤有倍於三臣者而其文之用不用顧幸
不幸存焉耳其撰之則一也時列之撰新豐碑文有曰尊周大

義炳若日星其序李桓之文曰義理之精論漢之正羽翼斯文
禪補世道其樞希逸碑文則直曰其辭某文字可見所守之確
噫又文字之涉於虜人則初無彼此之殊而成崇獎其大義或待
之以醇儒甚至變幻其踪跡反以為揚人之張本凡此陰陽其說異
同其說者皆非常情之所到也○時烈方領袖儒林其言漢是非
人莫敢難之而其存一出拳世譁然雖出入其門尊慕親密者
無不非之先亡臣宋浚吉對臣祖駿歎曰吾輩初出林下寔公之故
今無主人矣又抵書于李端相曰尤為攻斥軒相不有鋒力慨然甚
多故盜目趙世煥常訪時烈於長馨齋兩時烈自言其事曰至
今悔之可見其類頓困厄之際理自內出也○當時烈之歎舍換
法也臣祖方在散地顯而使近侍持時烈所換之文就臣祖黜辱
臣祖既一記正而至匪凡下泉亦無以歸無亦可之意附達而鄭太

和未請去其言即命刪改時烈不悅請全棄其文而別製之後命勿
刪今敢述其謂臣祖怨解許彼虜欲刪記案之語果如其言則
時烈軍不休於解虜而其逆進之創首以畏約怕忌務為宛轉
為言至引魏樞之墓銘又曰不敢付諸外人只使不解事殘息隱
辱而書之云者何也請用許積之言勿使印出而御覽一本亦得
進者何也時烈解許之憂固已深矣特其言之出於已故惡人之反
之也即此而亦可窺其所存久若臣祖身處局外文字又出於他手
則設令生學券於異日禍福利害初不關我而必欲削置而得宜者
案出於忠君愛國之誠也况庚寅之變相野鬪沸而臣祖奮不顧
身抗辭自當就鼎鑊如樂地則何乃不畏於此而畏時烈故句詞語耶
○時烈自任諸春秋之義而貴在據實別扶抑之道宜若謹嚴而
庚寅之變李曼恟若虜威自陷於忘君負國之罪則王法之討所宜

先加而特虜人糜以正直使之收用故朝廷不加嚴誅姑令偃息
而時烈既欲靖此於臣祖則乃更通曼頭賊又從而左右周旋噴
時烈奉承於正直之糜者其亦至矣春秋大義固若是耶○至其孰
臬孰鳳孰不善孰君子亦語及復橫祗而夫陰戾悍猛搏物不厭
臬之性也雍容祥和見嚇不顧鳳之德也隨性題品則臬鳳之分各
有所啟而所謂孰不善孰君子者亦可推類而見之矣○始時烈
驟得重名則臣祖之薦拔汲引減出於愛士進賢之誠卒至遭人
反覆受侮不少而虛襟曠懷不自早覺則今之議臣祖者謂之失
於知人猶或成說○生平慕之而後棄之者古人所耻也世之致疑
於時烈本源之地者多矣此亦事變昔與時烈交驩而能保其終者
有幾人哉今日士大夫鮮不被其噴薄而特諱焉而不復耳然則彼
汲之啟趨者孰無內顧之疑而雖或爭鬪先故猶不知怒只為急

於趨附使忘其輕重之倒置多見其愚且病也○前王簿金昌
翁者亟欲扶護時烈作為長言寄世堂之門人一通謄本先入太學
輕薄之輩承望其風旨而其疏之脉絡機閑固非盡胡於昌翁之書
只以昌翁父祖之論澄之文正公金尚憲於臣祖年輩邈然居先而共
獎與特好姑以章奏中所稱道者言之至推之以斯文宗匠若金壽
恒事臣祖甚敬及謀臣祖首相以先生而其辭則有曰受天間
氣為國宗臣心全存子行盡人倫相於孝友最為忠純羽
儀朋廷如鳳如麟一節三朝麻有緇磷陰危抗諱國身忘身
敬然喬嶽鉅我邦人其挽曰身名出處尚無愆忠孝文章德
業全金尚憲宗匠之稱在於丁丑十年之後則其不曾以碑文
一事為疵而敬重之者此可見矣壽恒之尊尚德行賢揚名
節又如此昌翁所謂氣節疲軟意見汚下有似乎紳履規模

本語何其一一相背也○昌翁初得臣祖崖巽行貞陵附屬
之漢指為一大疵及其一世紛然斥其爽凜則啓迪林中不敢復
乃以陵誌一款捏造存說其據據之跡至此而尤無所逃矣上同
臣之曾祖固与景頡世好不泛而臣父則又以其孝旧大臣常加尊敬
矣然其所謂斯文鴻匠者自是詞翰家推重之例豈謂其道
德名節粹然無疵真為儒林之大宗師也今履成亦取此一句語
遂謂臣曾祖不以其碑文事為疵者豈不可笑之甚乎其於碑文事
雖未嘗明有指斥而意思所存有一事推之者乎臣曾祖嘗
撰故相臣李廷龜碑文而囑其家子弟曰慎毋使三田碑書寫人書
之夫於寫碑者猶不欲溷人墓石况於作碑之人而不以為疵乎其後
今李景頡書其碑則臣父兄弟嘗歎曰先祖意思如彼而却令作
文者書之豈不可恨履成亦所引挽誄稱道之語誠有之矣然挽

之文主於稱羨其體用有与平居高論隨事談貶者不能盡同臣父
之於景頡其所稱三朝一節身名無愆者亦以其居家孝謹立朝忠懇
為一時賢宰相而已履成亦乃以是借其尊尚悅服洽然無間而欲使
為後人者無敢容喙於其言行得失則亦過矣農岩集
凡人為其先世得先生長者片言隻字之糜則感結此明奉者金石
之音故立言者一字亦不敢軒施於人重此故也雖以張說儉邪小人既為
姚崇有八柱承天之語則其後不敢更言姚崇之短今清陰之孫文谷之子乃
敢一反其父祖稱揚白軒之語曰心中雖本以存非口頭乃作此虛言
云是以張說之所不忍為者處其祖身父也白軒是非姑捨勿論此
豈非人道之大度乎且人之視其父公為何物而已及甘為離言樓構
眉努眼欲張一人之拳遮得一世之目其為夏畦之病甚矣此外有
何足誅焉且論人時或不能無抑揚而奏御及挽誄之作盛稱忠

孝大節祥麟鳳其後無他端而乃以老不死孫後臣擬之末六為忠孝存麟
鳳為後更有別得罪者即以白軒世地事勢言之三田碑文之作元無不可
說或曰不能無失比之谿谷不啻軒矣宋相乃有長髯圍籬中作谿谷碑文極有稱
道其文至行流入禁中何白軒之當怒而不怒及歿薄之至此何谿谷之當罪而
不罪及推尊之若此耶世列此事用意本非難知自初至終無非所以為已私操縱之
地其是谿谷非白軒意名別有所在而借為詭柄者耳其於原頭本是非
何常有毫髮之念及者耶 華泉集

李景頤字尚輔号白軒 恭靖大王七代孫生於萬曆乙未癸丑進士華
聞日播月沙見公文得白洲曰汝雖已決科不及遠多發友 仁祖
首得文而取士卷公丙科為檢閱甲子賊逆反 上向公州百官奪簞
朱次陪從者只公与承吉韓孝仲及內官二人而已到漢江上無船
夜軍如漆石門公以全羅兵使屯兵岸上覓一船以迎駕回望京

城火焰已漲天矣丙子啟曰斥和一事豈不正大且明狀而國事人心無一可
恃不顧時勢橫挑強寇非計也三韓之一草一木皆皇朝之賜也大義所在
人孰不心事有緩急不可不深思善處然公歎曰此所謂披雲霧觀
青天也公所乘不備杖屐徒步追入南漢天大雨雪士卒暴露公請令
大小官各解上衣分給而張覆之烈士心必多感動望之亦助軍容於是
城上列幕周匝師人如挾纊焉承禽改撰三田碑而貽書石門公曰有
悔學文字之流辛亥年七十七官至恆相 白軒遺狀
公前後也銓与佐貳郎偉會生文蔭武之才績已著者各舉所知錄為
公傳至於汝曹處司州邑之缺取以注擬由是內外各稱其職又每逢中外人
士輒訪問人才隨問為錄文學行義武才吏能以類调用尤加意
於崑穴幽隱如宋時列宋浚吉權德李惟泰通顯路皆出公手○
已酉賜旌杖蓋竟平沒五十年所未有也教書有曰司馬光一

道誠字可行終身李文正兩人中書未嘗辱物時以爲案除詰○肅廟
在春官聞公名德思欲一見蓋大臣非見帝師傳無進見之例而 顯
齋特令入見曠世異數○其禱雨也既祭啟家輒不解公服伏於
庭中烈日下暴而不少休必待雨下濕然後起蓋公禱未嘗不雨故
都民遇旱必言何不令某公禱之云○時神德王后禱雨之儀公以班
首率百僚既月庭請始其經典事無前按禮多妨碍儀度節目多從公議上全
神德王后禱雨事大臣始敵議陳之兩司已合啟請之太學又亦論之臣
亦之劄亦且至五六次權近所撰與天寺記曰惟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
我小君康氏薨夫惟神德王后配姓於 太祖受命于中朔德儀
之無所玷位考之未嘗替與夫後日抑教之儀棄禱之舉既非
太祖之所命亦非 太宗之意旨者蓋已及復授羊而極言之矣 息菴集
宣廟壬午年間公祖改政公在陳院尚論復 貞陵禱 神德王后太廟

事爭之累月 宣廟只命封植陵墓改政公每以典禮未其多恨
及是禱之論復起公因公議且紹先志率百官力請至己酉八月始
許祔位在 神懿王后次復寢園置祠堂俾如儀 陽坡益狀
全羅道司金澄及母沒宴金清城錫冑以陳官劾澄宴需侈濫清
罪羅賊澄前在怡閣刺羊不避權貴前後所論凡五十餘人於是
群憾因之惟隙乃清拿問查其宴席金帛及查啟上無侈濫可抵
大而論者持金澄益急謂前查多爽又請更查逮繫官吏百端
窮詰至以銖銀尺布構成罪案欲置贓律時判義禁亦曾見彈
於金澄嫌不識奏 上命次官議罪公當其事其家增起蜚語
設巧撼搖無不至公不爲動乃與同僚相叙曰藉令金澄宴需有濫
觴因壽親抵罪已非孝理所宜况今再三覆按終無汚跡不可以
贓律繩之以其邦移會簿物從輕擬律似合於規過知仁之義遂

劫以奪告身領相積亦常累為澄所劾於公會大言斥公不避
親嫌私護贓吏澄即公中表兄弟國法無相避物論皆以為不可以
跡屬之故創法外嫌避公亦常慨然曰安有孝理之下為親設宴
而獲罪乎況且乘時構煽必欲中傷九非清朝美事雖有中表戚阻
法無應避畏眾怒而不當謝奏非直也遂擬以輕律大為積所詆
公陳疏乞免金君 上答以授批積又上劄斥以玩法語甚峻俞羅
翁俄又執理奪告身金澄謫海南公出檄倚居鷺江村舍 華谷行狀
夫宴筵之害酒食之費則雖百鹿之謀千牛之炙此乃與人同歡
之資務夸喜大之人容或可為至於立於公儲貶放京第人以為盡
入家中渠則曰貿易市上設使澄所稱二月九正之策木此外
無毫末剩羨其比之 先知所受罪尹策韓駱木所犯豈不相倍
蓰之多耶且澄於木不与宴之兵使刑箱籠駭載其救不贊而

稱之為幸性有異而受焉於非所管轄之統帥則袖錦木花其饋無名而稱之
為官尊禮饋而受受此而皆受其亦將何所不受乎李諱夏諱臣曰聞流傳
之言澄至造銀器數部云此固近於孟浪而考則以為在澄之道雖一隻筋若
復染指於銀則大非也其後臣更詳聞於自南中來攻金之說果是不
誣其為錫盤小者一進其外又有鈺孟匙筋且澄之分定各邑之物只以
鮮魚一種言之羅州三百靈岩三百靈光二百其下法是雖以此漸殺其
數而合之為累千也又南來士夫之親聞於羅州牧使蘇斗山之言
者如此其所徵送女樂播至二百遠邑殘縣每不被獲於至谷城至遠
至殘亦送六名其中有年未滿十五者以輕味避席重被判評臣
摺問全州新官連於始歷則其吏之所對如此 息菴集
先是金澄陳汝頰侵公 上劄乞罷未成澄被劾久囚公為言為母
壽酌在罪可恕及有刑推之命又劄言金澄所為誠有過濫 聖度推

仁矜其母而減其罪則何必加刑然後知其罪哉 上從之 白軒謄快

謹按金罇司澄即余從曾祖咸陵公之故人子而又為其從孫婚也咸陵公嘗視如子弟金公為湘伯時往緝於咸陵公、語之曰汝家在沙州夢紫亭生之日汝之母親往過之狀吾所習知今受官享於湖管每日非壽宴也慎勿生壽宴之言再三申我及金公不能從終以壽宴見敗死於軻以終身明公崔相公帝舉此而語人曰咸陵公此言有若目親日後事而後古人之雖無占候之術而先知有如此豈不異哉

同春家業素厚同春之大人采榮川多生子女皆不育四十七歲始生同春稟賦穎秀榮川愛之重之同宗之年相若者依其家与之友于情以生於貧家不能衣食又與同春年齒差一歲自六七歲來寄於榮川家衣食與之同又與之同學同春自幼出入於沙濱之門又贊於愚伏學業已蔚然動懷川就學於沙濱終始提携乃成就之甚恩義

案有不可負者而懷川性冷好在故中間忘同春感名訛毀構誣不一其端立朝以來大生黨隙而同春終不相較 明村雜錄

孝而昇遐之時內醫柳後聖不能盡誠竟遭天崩之痛樂漢必欲致

法 嗣王下詢同春欲與懷川無異同春則答曰吾不可殺之

義者以不殺仰對云故同春初然信之以此叔叔則懷川以必殺為

讖身之相反同春極慨恨凡事類此其間說活不可盡記老先生

大受之貽書規責前後卷、溢於辭表 上全

孝而大葬之前懷川將還山出去五十里見許稭而去掃不告彼於同春晚後一役生告之同春聞其行催駕馳往逢李參判時街於門口李丈曰尤翁今將還卿出留五十里而大過終不出見故不勝疑惑為見大過責之而末久同春曰終不告我而去此何事耶今始聞之方欲往見李丈曰彼欲起坡我辭未雖往不得逢同春曰

雖見空寓惟我人事之催鞭以往彼適不及後曰春曰台當受永安送詔而先王病急雖未果與受詔何異古人所謂報先帝忠陛下之秋且嗣王未有不設醴之失何忍於大葬之前遽出耶懷川不答而但劄左右曰吾在可隱之几曰春曰大豈以孟子自處而視我考王之私人耶乃起還云

明村身宋尚州炳翼書

曰春帝慨恨曰懷川誣我以入送蓋平尉於闕中諳之又使宋奎被以人婦那乘屋醜往清風國舅家毀之云此堂人之可誣者耶

上全

昔年舍弟仲輔見李喜朝李云示一書其書曰草同軟媚之態不併正視傳此言於尊兄子徵氏則子徵笑曰此言真是葉果祖父於鑄去未歇視元不相孰而至曰鑄之弟子他尚何言哉

上全

先人在世時問于伯妙曰爾家何構怨於蘇堤及中問仲伯妙曰曰生帝於月夜侍大人問以何事結怨於兩家至此之想云爾對大人

答曰蘇堤對欲以夏相此名夏君沒而清之君答曰吾孫中可望者惟此孫

其條幼稚不可身人且捨任而遠來寔不合當云爾對顯有愠色中問則形其子請婚者以形友道嫁治自列而終不許對大有未安之色久

上全

春前平日於宋相包容不較不使至於大乖者宗春羽之感德也今門下子孫當教明如此感德使一世曉然知彼此宗狀可也而今反欲使春羽求容於宋相安有是理耶

明登集

任逆司義伯見忤於懷川無以解之清於問春曰君我善解問春搖手笑曰我躬不閱何以解之兄欲解之則往說秦之云所謂秦之丈

明村雜錄

畢竟大良貝於懷川世間事誠難預度也問草序一聽尤翁之言多有過激之論未知此丈所見每相合而然耶老先生慨然曰吾每責曰兄每事必從英甫所見果

同耶恭之曰豈有相因之理耶第念英甫所見必優於吾輩不得
不捨已見面從之余曰舍已從人豈不美哉第朋友之道質問
論難明知彼見長於我則從之好之若兄之於英甫不問事之曲
直語之是非必以強從為心此豈朋友之道耶恭之曰兄與英甫
所見多相反英甫文章士也作文字作道理以垂於後世難免談
议久余笑曰吾只畏見之不當理之不明而已我果非也則雖英
甫之文吾自懼焉我果是也則雖有千英甫之文吾何畏彼哉兄
每以苟同為心決非朋友講磨之道也 上全

同春金玉其人跡通泗落而氣弱自謙終無擄當大事底意思
似益大有益於國家幸九齋外雖剛毅內實狹阨氣度心隘耳
且潤諛言易入附已者喜之異已者惡之乃吾容人之量惟一
同春亦不能容他處何言久當國事終必有大匡是可慮也草序

無可言者惟魯西性純正度量宏大且有通才此人佛或出世大有
可望而以不進為畫是可惜國慨惜也 舊海州星斗所論

若我市南每言執事篤厚於親旧故有情勝之敵則過於嫉惡故
有量既之病蓋所愛則不知其惡而又未免厚已而後之所惡則不知
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膏膏下一任於已意
聰明掩蔽好惡類例而成不之覺物情之不然曾在此則
私意之當去也愚以為天下之勢力合則強分則弱不易之論
也西南之偏論不破則果登之半決亦可以商兵觀之全矣此
為今日之痼疾人無不見而莫之救者也當論為亡國之禍
胎當國者必先祛當論然後可以做事為士者誰不欲祛當論
也而大學正心之切有而未盡則退與石女之間自不覺其為
當論之歸矣今此神祀之論則又為當論中之當論初為是非

之爭轉為邪正之判彼海戶者固是貪淫之物惟此媚嫉害不可用終海戶者以其貪淫之行媚嫉之心則亦當逐材取用不可以三年累論尚永斥之也其餘趙涉涉人雖兩論每擬用意偏頗而被罰既過被錮既久則誠可蕩滌而用之况如尹許之人亦是士類中人縱渠有註謔之失安得終始以誤賊毒毒螫之物而不之容身今日果能將社訟猜嫌之跡先從比而人而始以示我多私不吝之心譬若立三丈之木於却門並及推誠待人躬厚薄責內可以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前此所由而逆耳於執事者奉欽仰而於盛德非存談士之抑揚也又聞執事之所以去取異者已以降身不降為主云果然則偽詐之凡益滋矣甚為世道之害尤不可勝言 魯西擬九卷書

時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舉以為此又時烈已友後一初也

若能改弦易轍展布公誠國事務有可為者會時烈有書相詢遂草書將若俄聞其又去國不果貽其沒尹極以為此乃先人息之遺意雖已沒時不可遂寢因求墓文於時烈而並持以相示時烈見書大恨遠謂宣舉勸用尹許可見其未嘗絕也遂執以相詎極之暗明月遭其按劔者亦難免坦懷較信之責久 定齋集羅良佐疏

宣舉之歿

顯宗修造侍臣曰予嘗欲一見尹宣舉而不能得處

爾云止可勝驚悼仍問其年歲幾何及氣稟強弱嗟惜之意後於辭表末後去進曰士友之論宣舉若在朝廷必見嚴憚於君上久後去退而告趙復陽曰 上未嘗一見尹友而眷重至此者何邪復陽曰 上於詠章中固已得其為人矣 定齋集

若其將葬時烈撰文自奠則其辭儘無疵摘其節則曰公流奔趨砥柱不傾而仅昏蒙一星孤明讚其學則曰愷老之歿型範有在一方之士以

兩事之美其操曰荷衣蕙佩不滓頑廉悒立洒落清凡叙其情則曰追
遊切磨兩忘所趨書疏往復三日為踈其所以相許與者如此與今日斥之
為世道害者固不似一人之言也 上全

尹鑄自以宿昔親交恨其一朝見絕帝懷悖毒乃於空葬之日遣其子義濟以其
侑祭之文藏於袖中不許示人及其將所始乃出袖其辭云子得我忘櫻世禍
吾子不能自守其他何語無非從憾眼中流出慮其見阻於表家初不
出於袖中者此果出於愴悼亡之深情乎 全斗明疏

宣舉與鑄雖已絕非有深讎也故宣舉於帝日雖身鑄不通問聞全
遭伯姊喪得鑄慰問而報謝之權偏即宣舉之妹夫而鑄之妻兄也
故傷之歿也又致書於鑄以相吊則鑄之當宣舉喪為文致奠亦以
故誼而未見有不受之誼得之者為已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絕
也况其見絕憾之意即其祭文可見者乎 虞庶真罪良佐疏

時烈再祭之文則蓋因尹極受鑄奠而敬其文曰惟是江說少有未契
兄若於海並水原貸我之題海尾言即解江者曠江海者海南共言以為宣舉
雖攻善道而常悲鑄、與善道不可分別必若此鑄須並原貸善道云、
受奠得失自係後人之事何至以此致難於幽明之間乎 上全

崇禎己酉某日美村先生卒于尼山之居第遠近章甫無不涕泣相吊
來哭奠賻者不絕于道 聖上亟用遣臣言贈官及表需既榮其所居
之紳及所經過之地皆將立祠以尊之君子曰感德之盛人也如是夫
丙子公請斬虜使以明大義冬奉母夫人入江都論任事人倫安之失
自請分隸城守難已拋棄葦葉專心于性理之書以司憲府持平召公
自稱鼎死臣陳江都事以辭自是承名不已遂赴闕陳情宋公浚吉
謂曰如不欲承命則亟去吾徒勤 聖意也權公認請令以士服入謁許
之遂留跡往彼余猥從遊從之後餘四十年切磨規箴每有不盡問以

訛謔諧笑相加則知公詳而暇公深者宜莫如余也
初本余與公不廣首鶴壤之相懸雖送公久而亦公深石足以
頹其願以老病將死其行性德之文益復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也惟玄
石朴和叔之快談貫通包攬以爲說則庶免僭率之咎矣其語曰初牛溪先
生得靜菴趙文正公之學於其考陸松公仍與栗谷李文成公燕澤至蓋其門法
之亡或復之爲自我東汝儒未之或先也八私益卑遊其門後能抗正大義
則先生固已聞知其梗槩久及愷齋先生得汝溪文元公之家傳而爲栗
谷世嫡先生於是果有賢父兄考合緒論精專刻勸矯度元積其博約
工程大抵迦坡山法門乃上之心節次根抵於考亭久此和叔心悅誠服
之後而人不以爲阿所好者也公與市南共著家祀源流云、銘曰惟知
仁勇是曰三德公志于此天淵其年允允之玄石極其摹快
初本不述不作揭此銘章
九卷所揭身由全銘我
祭母之將請銘於懷川也君則不欲曰我家之及人太過反取其怨

者多矣且其人不可托也余不終其後果致無限狼狽悔之無及
君之後破窠先打我之
明翁所著東窗逸事

吾先人之葬也驪江道其子操其文致奠君以爲不當爰而極不
從而受之先人墓道文字將欲請於懷川君以爲不可極又不從
君歿之後竟清之以此二事不修君言之故終貽無限羞辱
於先人悔痛而不可及
明翁集宋處士斗章行狀

癸丑余與明翁俱欲請銘同往華陽別懷相通病不敢以文字煩請
留書翁幾一旬明翁先歿當其辭出始發請文之言曰行狀朴和
叔所撰年譜別爲受仍文未勘定而持來如有疵謬處望一
訂教且曰先人雖未嘗出而仕若當誌述文當國之日相與討論
國事此是見於事考者故行狀年譜載載以入久已圖遺札即
函丈大拜後書也未及傳達而今其一二段亦載於行狀年譜

中故茲以於來仍致於前情相熟者三五次以其書還明翁點蓋
一言明齋辭退後情相屬殺語余曰苟初善道之疏也鑄往漢湖
見善道貌疏以給者放家婦女即善道之孀婦故目親傳之而魯
西曰善道自是凶人宜為鑄輕燥者所勸而後也於鑄每用寬恕
其後訂沙溪文集會于東鶴寺魯西亦來云白黑之下草率問答度
莫云、並見下
鬼黑暗室雖不見其面色之如何而問其殺甚忿疾余曰庚子
禮事出於後先生醜即鑄書責之而終不念能收遂折往復夫
責善不從而物不通書則友道已絕久已酉年先生葬時尹義濟
為致奠而未宋子文先見其祭文曰祭文多有怨讟語且有誣辭不受
為當明翁曰先人平日言彼若改過則無不可復交之義今雖益改
過之事乃以哀死彈回之義來則此亦善端也寧可不受子文力陳
不可尹券一示曰子文之言是也侍生亦是子文之言明翁終不醜

子文又曰雖以利害言之受此奠及必有不好事到此方思去
矣今聞大逆之言子文可謂逆矣今日事久受奠之事果驗失者非泉下
之所失也以此為不絕之證寔不穩當棟相點然不後言明村雜錄
尹友文字病問了以草草乙巳年間與吉甫會于山寺草序亦至
余謂吉甫曰兄於驕尹近日所見如何渠便屬殺曰彼便是黑也陰也
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便屬殺曰豈有以君里與陰與小
人而不絕之理乎余曰兄此出酒然久其後草序謂余曰吉甫外雖
嚴正而內宗虛惻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此許吉甫神
兄謬久及其歿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於驕尹其交
道始終無度絕交之言須勿信也余雖不敢深信之亦不能無疑以為
草序之言可思也遂於其初忌畧綴報語微見驕尹取捨之說久且聞
其樞過城西驕遺其子孫文奈莫云彼既見絕乃揚尚媿何於死後者既

甚可疑之絕之之家務不能相謝於款情之間斯亦不可曉者歟後
茅盾來言驕尹聞見絕之言大喜曰於江都事此四字既吾先已
不肖之輩勉相從久云云或喜乃其家病也乃欲為弥縫保合之
計神如此則亦難矣九卷与身石書

尚得誰畏誰適有案不絕而湯言絕乎若云畏通於時則又何
為廢効時則勿為已甚及受時勉之疑乎定有集羅良佐疏

山寺之說世來今始敢殊不知魯文庸侍處義之如何也豈以所謂陰
也黑也絕之也者姑以其大際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復為保合收用之
說抑此恐在先生諒深慈以得之思使逝者無愧於後生亦不必過為疑
異於心跡之際况以子仁為有為者之益恐不當出於門下之言也彼
亦平生親見儼然以吊禮修之倉卒哀痛不能審義之附之雖或
力量不足而然夫豈處前此言於其間哉身石与九卷書

當初受奠之事前此屢承責誨而亦未料見疑以心術之用至此之深到也何
故更容一喙然某人志誠之說未嘗得聞後使聞之所謂休阿為且之詐非作
不敢出亦不能為况全未聞得者抑然此則不肯迷昧之致甘受鉗錘固豈所禱而
至於草丈云云則涉涉誣侮似不全識先人心事者而今不少加裁擇若直以草
丈言真者為此則誠不勝慨然之至假使先人不能後破其人不過與明道之不
諱邢恕文正之不諱秦檜同故於一代之評論而已豈是為大改事者前後之教
必欲執執一二句語以為務困殫之地至于今日乃未已昏惑之見寧未能
仰曉其何以也明翁与九卷書

竊觀此亦文字專以從論者立先人於門下得托以講磨之義者四十年久
平生本未宜言不相悉者今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豈非
遠於人情抑先人平日論議出處身門下儘有不盡相合者今欲不沒其
案則以為其事不相合相出明情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鶴壤虫窺園圃

與書後外而疎之節觀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
別概而為察者有之或後人不故自擅而有先輩長者之言別籍以為達者有
之今於平生朋旧不以言一半辭自見其意而反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若然
若只如此而已則朴友之快是久何必微惠於門下哉 上全
今茲收文寔朴和叔極力形容有他人道不到處則如愚不肯何敢據臂
其間有所刪定低仰裁且愚自視微然而尊仰和叔寔如岳岳焉故
意謂此漢傷和叔之重而不甚見陋於後世也 九菴若明有
見者皆曰尤翁之專用朴某文蓋不欲犯乎稱說於尹公事快心說誠
耶之說言者亦以為友辭相誠之語銘文言公志于此天淵其年信
如此句而己尹公不過有志于此喜一度自得處云々今門下抑揚及後
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所堪難以口舌解之平生議論之不合如尹
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先人自有此事以來固以彼為陰為思久固以彼

為失身久固以彼為不可與言而止然後與此即所謂絕之也其後固不
復以彼為湯為白久固不復以彼為失久固不復與之通然後久如是而
尚可謂之改交乎夫所謂絕之者亦非一際也如門下之絕之則絕之十分者
也先人之絕之則猶有餘地者也不忍以初心相迫及於其地也 惟其有餘地
故彼有昂喪真辭之情而此亦不得以拒之今若以絕之、不甚為
然則可也必以此為改交之在而疑其更換前後則非其情也至其銘文
則當初非故情溢美之言也若有此意則神明其經之久大抵其義重者
其情深故生而有相勉是到之後歎而有悔悌傷痛之辭者非外假而勉
力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惟先人而已今若如孔明之不忘
元直州平晦翁之匪思敬夫伯恭則不但有先於先人亦豈不為感德之輝矜而
乃無一句此和說話反逆然若素不相知者云々 而益若尤翁
古今文牀如此者何限而狎於此議論之此多者寔未曉其故也來

示如此故不敢不敬弱固不可以敵強亦理勢然也又曰今山岳之說執事
既用之於用處是之裨倍而用之未見其為大罪也 九卷卷之三
大抵子弟後生之尊父師與親朋之許同輩其輕重淺深誠有
大慙不同者夫以伊川之狀明道何未致隆而韓持國誌文平皆
平之說去至使不知為道德君子胡文定之于揚庵山以朋友而
稱中立先生其尊之也至及為身後文字乃反甚稱美未聞
伊川及揚家之不用其文也然此皆平心直說是其是非其非
各有所礙者故人不得以問也今門下之文不然一則曰狀德之文
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一則曰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為阿所好
者其自其不然則曰吾視和叔如泰山岳抑揚反復之際其說愈
多而人心愈不厭恐難以口舌解之如尹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專
丈之在九原亦必為之莞爾久此乃平心直說以服人心之大致其與委

曲遷就以生無限節拍而終不得其衷者相去遠矣 云不若九卷書
函丈極言當初病及中草定樣子非喜定本也後復訂訖十反益
傷所以面命者不翅丁寧而其後復黃梓說又示疑難之言今者只
依旧貫而以為姑依執事所說又引許多閒說以為弱不敵強今
見山岳之說則其見戲殊甚矣 明倫若言石書
因狀行之過而有鶴存之說以曉之因申覆之切而有泰山之語以
質之是皆矛盾醜陋非但無以安其子弟門生之心遠近士友之
聞者亦莫知其必當而無疑也所以致教歲終之而未止者也然以
執事所處之義言之鶴存之說做令無爽而不過為當初論之
未定則恐難以此追齊先庭講席親厚之誼泰山之語難涉
不情而不過為自家辭義之小差則恐難以此終深尊先依故隆
仰之誠以自異於平日之貽教者行之弊也 言石身明倫書

若使函丈之言本出於和平公正則文字之過當知稱停輕重有何不可若以山岳之語用於孟朱不可輕下之言使之刪改則雖直言於不肖亦無所嫌况於執事乎今乃內懷不平而外不顯言隱語示誠之行如此一何如氣像之和心亦安得怡然而已乎自有文字事以來函丈之見於言談者類多如此蓋恐本原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為律言之少差而已 明倫彙編

函丈之語今之於三而別立改定之案恐或無益而又得意外節拍如喬徽之云故遷延未果及與和叔面議則以送呈為是相與詳量籤標始送 明倫彙編

送呈之後再書謂不日當勘定還送而今又得係來意竄定刑只依旧樣久然初已慮其如此事當以此而已 上全

先人之竹函丈契義固不淺久自成成已反以及漸有

言見言語之不相合者自家少輩學誦斯誦之戒者而先人之意則不然以為士林為一家雖有出處高下之不同畢竟休戚禍福當同而共傳不可二視之也每彼此各物我必欲納於無過先人有此之誠而既不得相學於當時又未免見疑於後人為函丈之自主蓋亦為德終孤學問之力卒無以勝夫氣質之用久無論門戶之固之分裂即戈戟起於同室流言交於門牆使四五十年墳墓燕澤之地一朝變而為鮮犒犒角之場萬幸脫空一極為笑天席為之何哉 明倫彙編

頃日李端相之疏以為儒臣之不由於兵刃金佐明云其間曲折甚多蓋金佐明之於宋時烈不相洽合人之所共云 華泉集

甲寅二月 仁宣王大妃薨始 孝廟之喪大臣與諸儒臣亦議 慈懿大妃所宣服定為晉制其後許穆上疏引儀禮

說宣用次長三年之服 王命夏詢于大臣儒臣宋時烈宋後
吉未對曰固知有此說而於其說亦有不次子期之義不
可執一而齊一身其輕用可疑之說說無寧也後明制國典務為
過大臣亦執前見以國典為對遂仍期限不改尹善道倡言時
烈未貶降 孝宗和共說者相繼而起 王曰已及之溝定服制
案從時王救令故宋時烈其人當初收復亦從大臣之論及庚子
後法祿專責時烈之後時烈始引古礼爭辨為一說坊而
此則元非却家之所採用也蓋時烈亦雖有次眾之說而却家
既未嘗用其說許穆雖有三年之論而却家亦未嘗採其言只
為十餘年間彼此疏說之空談而已然其欲傾臨時烈者每
托於論礼故 王問婦其情狀者皆以教且以言在東意在西
斥之及是 母妃之表社官味前表遵用國制之本言不先稟

者述以大切定為 慈懿大妃服秋七月 王命公卿三司會
于賓廳問 慈懿大妃之行 仁宣王妃之表當修何服公卿以
下失對不稱者 王以為已及之表修國典為子者而已國典昔雖
無長女之別 慈懿大妃之行 先生自當以長子者今茲之表亦
宜從長婦者特命改功為昔以不先稟果禮官所以對非問通首相 顯廟行狀
已及大喪時 大王大妃昔服之制既已諉之于國制長子之服則
長子婦之服亦不為昔年降行大功是遵何國制也以國制長
子之服為昔年於已及而反以國制為庶物之服為大功於今日
其瀆亂經帶類倒人紀莫此為甚 殿下誠能明諱禮官詳考
禮經革其錫謬正其典章云云 顯廟末年 赫慎徵疏
幸我 大行大王親考禮經革謬啟正宗嫡之統煥然復明禮文中釐正服制
一款是 先王莫大之感烈而遵經下言殊欠明白云云 朴慶祥疏

宋時列當已及大表之日大小執禮無不主張其所獻議有曰 孝
宗大王不害君 仁祖大王之度子又曰次長皆云長子而服斬則痛
統不嚴肆並下詔自不覺其為越檢君父之故及其辭窮理屈而不能
自解則又嘗後以遵用明制乃其孝心集不在此故今春 仁宣
王后之喪 大王大妃所制又降為仲子幼大功之服行此蓋驗其意
本主於終而不正之條而其所以遵用明律者不過為護托之計矣初
主四種之說中諉大明之制末乃弁髦而不用之今典禮已正國是
既定而時列以首論承祀之人死則不加請罷職 答曰允 甲寅府啟
孝宗大王之於宋時列有甘盤之曰不世之遇其所論禮不過所見偏滯
而已抑多他言行其間則容有可忠者云云 持平權椿啟辭
典禮故正之後首事禮之人理難免罪則今日合款之請罷其
職寔是不可已之論而所謂西人屏伏退縮不肯同事甚久偏為之與

一至斯哉以此推之若使宋不為高而高於南則今日兩司亦必無請
罪之舉矣朝廷之上持論公正者後誰人抑臣不覺為國長太息也臣
竊想宋之為人非多好善之心亦多固滯之處非好士之志而引進同
色之人所執多帶故當大禮之不能精究所親同色故當重論而猶多立幟
以臣所見宋廷難為德備之君子也第念宋以儒為衣蒙兩朝眷遇之隆
竟以壞禮獲罪則今茲罷職亦足以羞愧其心而加律之論又散於
塵席臣以為今雖加罪於宋之身似宜加重行 聖明包荒之道
容以貸之務靖報著不亦宜乎 大諫李之翼啟辭
本朝中葉士類分明其間雖不無臧否得失之可論喜同惡異
相助匪排則均焉正所謂春秋無義戰者而所大夫鮮能自脫於
為日其有完心乎公不後於標榜者則雖親朋久安輒相與擊
排棄斥使之不容於朝近世徐公必遠全公始振及李公之翼行

行已見不為合時好皆與世抹撒以終其身

明谷所撰李柱村之墓碑

時烈之敵中檀弓免子遊襄之議此其為人臣子者之所忍道乎
若公仅仲子之喪捨痛孫而立仲子則檀弓免而吊司寇惠子之喪
捨長而立仲子則子遊襄之吊免與襄非吊者之服而檀弓子遊
故為非禮之服誠其奪痛時烈此言何為多費也豈加減喇一至
於此、果非懸帶乃尊崇乎云云 孝令南天漢啟祥

謬禮之人雖曰一處之領袖下禮之臣皆是一代之名流誤禮者退下
禮者進理所當然惟以剛國是定宗統為今日第一義而已始則
討罪崇出公論而彼乃自矜君子而此於已印之張賢未之已所
之禍亦由禮繞之厄乎曾在庚子尹善道以示禮之儀投昇有北力不能
救耐事還紳中間吮攤之輩以臣為釣名利之餌以臣往來趙竟
洲之甲序出入金國舅之門館將起乘貞之禍加以許穆浩宇遠之

疏得勸於臣手飛流造謗確倡雖和必欲至死而難其名目之

以詭秘者與指善道為凶賊同一律也云 司諫李康疏

昨聞李康疏中欲以君侑一流將為平林赤眉之亂云甫聞浦涉大爺平
生痛嫉山海久及康欺於其門則以康為可人後人曰康豈厥祖之
奸也今為後益知、人之難久然赤眉平林只是叛王者渠便以王
莽自處可得自暴其心腹也 左卷與李翔書

成均館啟曰昨以司業尹鑄所啟尹善道柳援疏下及浩有阜解
罰事命下之即為傳諭于本館列執細儒生未入泮翁會相議後
遂言于臣曰自古儒罰也採多士之論元皇朝家俯涉之事不為
聖明嗣服之初每有如許過中之學生亦當不勝愕然也尹善道
之解罰則非但今日朝家又下禁令儒生之不得施罰朝士既有
先朝成命其身亦已死久也則即已解罰之於柳援浩有阜未則

俱是冠章甫之徒而慢侮先正臣李珣成澤其所構捏醜正罔
有紀極當初施罰案出於多士公共之論而柳摠則已無待下併
罰之事且聞身死已久不可長施傳罰故也亦係 聖教即為
解罰法有身別挺身投疏請乞免極凶情如此既正之類固當永
黜傷籍今以 聖教督迫有難卒有解罰云云 乙卯朔報
故承肯沈光洙即 先朝禮遇之臣而曾因論禮廢錮而歿故參議尹善
道之子仁義以其父禘禮之故登第之後終不登仕版而死士人李擢亦以
其礼事論下之故遂至顛沛而終其身此亦人生既不能收錄則今雖
已死合有追獎贈賻之舉 上曰休焉之 右尹尹鑄所啓
宋時列市捨明白易見之注文而守疑悔難明之疏况大牲既諱私
意膠固不自知其入於吾君之域礼統壞礼之罪也及 先王改正之
日家用礼徑改昔年為奔葬三年是則痛庶之分已明矣 孝宗

大王免於庶子之名賜降之禮亦足以解神人之懷疑在天之靈久但王
朝禮自有大牲內外親戚百官庶士皆然則在前 孝宗之喪 大王
大妃之服宜在斬衰三年之制許穆尹善道亦所訂正終三年之說
固足以破時列市體而不正庶子昔年之說明宗統之所敗然臣所得
其一而猶未得其二也云、大匡尹鑄疏
答尹鑄疏曰時列外飾傷名內懷陰險使 孝廟不得傳重亦不
得服斬衰三年之制 顯而履至尊之位則豈可以為祖孫之間而
有不服斬衰之理乎即下原疏於大臣儒臣練祭時虛服斬衰三年之制 報
乙卯八月礼曹啟目招連吏判尹鑄上疏言於大臣列領相許
積左相權大運判府事鄭知和以為尹鑄所引為君斬與
此候有五屬之親皆服斬之文援按甚詳而但禮有尊同則
服其所之文母后之於國君其尊既同則宜服也耶所引五

屬之親恐非並稱母后而言也云云右相許穆以為太后之于國
君有母子之本服父為子斬以正體傳重也母為子奔棄不得
過於子為已也此表服之大義也魏孝皇太后之三夫人以下
皆為天子斬故東考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武帝崩
蕭太后制三年之服尹鑄博於禮者也言此禮失久云云領
府事鄭致和以為伏見法大臣收議別其中尊同則服其服母
后之于國君尊既同則宜服本服若所引五屬之親恐非並指
母后而言也五禮儀所稱大王表皆服斬衰云者止指五屬之
親居臣行國者而言云者既有考據且我朝亦無已行之例難容別議云云
傳曰初欲以斬衰三年定制今見大臣法臣之收議系以禮
經終無明曰可擬之文 大王大妃服制勿以斬衰磨鍊 上全
吏判尹鑄上疏請伏妄論大札之冠答曰予之初意略倣古禮

定以斬衰久反復思惟則以晉宋乱世之禮折定莫重之禮終涉未安况
且禮經母后無天王斬之文不可無擬可之禮定行大札云 上全
自古遺逸之士進不隱賢退不靜身而已捨此二箇道理假傍山
林之名把握朝廷之權前史之所未見也宋時劉與故劉嘉宋俊表
前表劉李惟恭得言之初專務樹功布置郊育充滿權要汲引
同色不遠奸士排擯異己若擊私讎銓衡進退皆稟命令虛
閣彈論盡出指揮氣焰燿灼般勢煇赫嬰之者齊觸之者碎投
十年榮辱與奪惟其言莫之違公年啓遜時石物之欠缺退
壙之水邊時烈既自目覩而當初贊用此地者乃其所自為故
移陵之後敢以碎骨而誇肆然誠嘲謔言不為陵封尊之失安
厝 先王性魄是何出大事而故為務勝略不顧忌人臣分義果如
是乎平生負犯固難彈舉而恃帝亂倫至於同懷齊父之極矣尹

善道言雖峻激若其尊嫡統之論可質百世而受宋之古者述法教之
其子仁美抱才登第而父子終齊錮而死此法宋之王安石國朝仁弘之
類其禍尤大蓋其所向面者行義而自能歛也盜名故也請宋時到
極遠遠寧宋後吉追奪官爵李惟泰削奪門黜合啟制報
公常曰豈有身在草野而為制朝廷之英甫乎英甫殆其不
然此出於崇奉英甫以存己利者之私也即英甫不明則可謂
之遙執朝權則深文也驢江逸事
山陵一事臣以遠外之人固不敢輕議而第伏聞其時法大臣及
宗室法庫一時看審即為聯名馳啟云然則退墮有水之說
何不啓聞於其時今乃退有沒言之也此則急於陷人而反
陷於不教不道之私乎至於先王體魄不安之云未不知於何
人之言而比別人臣之所不忍加於人者也湘僑鄭祥龍亦論

閔侯事臣雖不敢知其禮之妙何而時烈之言只以為朱子表服
之制可以通行於上下云爾則以此時烈創為之言而今得之
庶父者何哉朱子表服之制蓋為享宗代服而殿帝王家事
體惟與士序不同而父子之倫貴賤多殊夫豈庶父而朱子言
之許穆當初職社之疏只是平心論說無他危險之語故見者
不以為非久一自建儲之疏出人莫知其言所在自此人不能
無疑打稿其所以不容時者以此今稿初被拔探後陷宗統
之說自陷於害正之地其與庚子平心論禮之意一何相戾乎
至若尹鐫則英銳辯博早歲向學故時勉未忘年托交期許
不淺久鐫負其才後自許太師雖於程朱說話律傳箋注亦且
出入異同多不尊信至或妄以己言改定章句務為新奇時烈
以為此是後學大弊前後戒責不廣鐫而鐫不肯改轍

一向自是時烈亦以此爲病之始或於鑄久及至庚子春又與
許榜講論朋制而甲主武宗之說鑄宗倡之遂爲善道藉口之
資一世之人孰不以鑄爲將婦初而惟臣亦嘗與鑄爲友情義
甚篤故暨其與善道同故累書責之使勿改危言以助凶鋒而鑄不
動念蓋自主張自此以後臣雖不與鑄往來而但念鑄於其時亦
以善道爲凶悖故臣嘗謂鑄雖爲危言而未及其宗有害正之心
久及至今日士禍大起在鑄之道所當驚懼慚悔雖不在其位尚
欲焦毛髮往救之今鑄受不討却如彼其盛陳章賜對非不
頻煩而未測一言半辭及於今日事方且荒而房現有若甘
心報復之者前日之謂鑄爲嫁禍者鑄何以自解乎 孝廟嘗
賜貂裘一襲時烈時之奉玩而言曰 聖考所以特賜此物者
欲使賊臣御寒於遼薊凡雪之日仍嗚咽不自勝以此家人子

第恐其傷懷深藏其素不敢輕出此可以視君臣久也 孝廟
所賜貂裘不用於遼薊凡雪而將用於馬頭嶺外死人飲尸之
時人事之不可知者有如是也 前教諭黃世植疏

上曰今現黃世植之疏滿紙諛說無非陰情如此凶邪陰險之
人不可不痛懲以杜後弊絕島遠寧配所定以銓島黃生遠
作海島孤囚最可矜也然前日疑之者爭將負刑久以此則集之
先華還不細耳 九卷與趙亦書

黃周卿已相問召軍令雖嚴亦許立功自效云 九卷與弟時亦書
宋時烈臣少時交遊也亦與之有踈屬當初固未嘗不親且厚
也雖知有暗帶之性亦與其慕學之心云 李惟恭主張四
種之說甚力時烈之不得改正亦惟恭之所爲也臣書與惟恭
云 許穆見臣書而避之惟恭志臣說而斥以嫁禍遂與臣絕

時烈和見臣此書以為言在哉殺亦与臣絕當庚子禮論之作
世頑固是臣說而非時烈亦未能直言公议以犯其師之惡聞
臣常累書責之使之直救且臣稟性朴愚其行見不到處雖古
人之說亦有信不及者不能多見於文字間以俟後世此臣蒙
蔽之恥也而世頑所說雖古人箋注出入異同者也臣既知時烈
執迷謬事而公议不得不作臣又不能汲汲然屈已見附众論
而營救之也且臣知時烈之始為此論出於昏謬本無邪心
今日論此亦不可遂加以情外之律云耳日僕尹鑑疏
安置死人宋某今若移置清凉之地使之偃蹇自在而遙通赫
蹄則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請圍籬安置府啓
大牲既正大統既定則國之大事各踰於此而昭告太廟之禮
迄未舉焉豈非聖世之大欠典乎向在仁宣大祀之喪 大

王大祀服制之改定也 先王特下告魂殿之教於是以釐正
服制之由添入於朔祭祝文之中昭告魂殿猶如我 先王既
以告魂殿為不可闕之禮而必行之 殿下柝奈何以告 太
廟一節為不可不行之乎 維儲李憲與疏
時烈所引時王之制亦不過所見不同议論其差之致及施
之以礼統之祀加之以貶薄之名前後鍛鍊必欲致之於死
而後已者抑柝何哉况時烈所引註疏之說已非荆家採
用之言故 先王亦嘗以一坊空言為教至於 仁宣仁
后之喪议定服制固非在外時烈之所預知者則前後所
用之禮何嘗有時烈所謬者哉第以言禮故勒加語禮之礼
不用其言而反托其身此臣未之所未曉也 尹樞未疏廣江易
今出告廟之論若邪之重邦禮則即今始闕之大當议禮之日

身居朝端何不一言救正之若謂之有事則告則以之於四
載之後者其亦晚矣只欲加律於平者所疾之人以為修源
之補法人所不知也此論煽動之初自中言見大半矛盾以茲
且未決或以儒生投訴嘗試或於榻前微違外以冀幸得請
其非正大此焉可見及後完席終有携貳之論則其非公共亦
可知多兩在 先朝月善道陳法以被之亦時始陳之請按律
實是太甚故 先王不德遂蒙放釋故死田里也今日之論
時烈者雖以悖被存以宗其存已甚之舉則身欲害善道何
異哉臣竊笑之 刑刑李三異法

青野蔓輯卷之

自

上謂公嗾囑大臣命拿鞠奉朝震惧有命削職後因臺啓還狀

明谷
行狀

伏見備忘記曰東平君杭別無引接之類數賜與之優異宗班
中有忌嫉者造言謗訕國家謀害近宗令宗親府有司堂上摘
撥而啓未查啓前諸宗問安單子使之勿受仍以全坪君瀟不
即查出造言之人有拿鞠定罪之命臣不知事端之所自出不
勝驚感矣俄聞吏判朴世采引見時所獻袖劄中有所云之故
世采方出去城外待際云臣於此竊以為 聖明處分宗涉過
當欲於今朝請對少伸匡救之忱而聞政院玉堂方請對故不

敢一時並對姑留待於外矣伏聞因政院王堂諸臣所啓全坪
君鄒劄戰放送諸宗班則許令向安朴世米處亦遣史官傳諭
去日月之更曷不欣頌之至第臣之意於此猶未釋然者東平
君抗於大王妃殿為親孫出入恩教自當與跡宗不同引接
頻收賜與優異事理當然而即今人心澆薄雖小事稍異常
例則皆以為言世米袖劄中語必有流聞之故然臣意此則不
必為言也至於惠民提調未嘗有宗親除拜之視物情之未安
亦其所也上年秋既有臺論今世米之言又如以此者誠以國家
典章不可以一時息愛有所輕毀故也當初特除之命特出於
親愛之意而到今則似不可不遞矣且殿下臨滿十餘年未
有儲嗣故臣民危疑之未定際也當此時近宗頻收出入之說

傳播於閭巷此言未必盡信亦非輕易可言者而世米乃敢陳
達於奏劄之中惟似愚妄而宗班中有格外承寵之人則易致
人言者固宜如此尤不可不深加聖慮也惠民提調之除羣情
先以為未安而又於昨日有遣史官傳諭之命自前王孫處未
聞有遣史官之舉凡史官或於王子大臣或於後祀儒賢
而遣之矣向者國舅處有遣史官之命人猶異之況於東平君
平事之異常殆甚於提調殿下雖以為未嘗偏厚人情安得
不疑感乎藥泉集延奏
時後宮張氏有言李徵明閔鎮肉韓聖佑等論宮掖事見忤公
幸辭僚進劄曰袁盎之却座可謂不恭而文帝賞之歐陽脩之
陳賜帛而可謂細事而仁宗初之今日殿下於收臣者亦何

深惡使四方窺其淺深也明谷行狀

己巳持平李益壽毀破張嬪女屋務忤上意公於政注連續

為擬於三司二月上進用南人以連注李益壽深公命補安

東府使明谷行狀

己巳四月廿四日上於延中說金貴人罪犯曰與壽恒內外

相通官禁事無不先洩歸結王家飛務造謗因命削職焚教者

廢出遂徂裝中官過步至論七去之惡心為廢出之意承旨李

著晚涕泣陳物命罷職大臣及三司諸臣依違不言遂罷出

己巳紀聞

二十三日即中宮誕日也例納供上單子百官賀單上皆

命遷出給供上盤羞皆命埋諸後苑命囚捧入承傳於內獄因

命格大臣三司及從二品以上下廢出之教曰后妃如忌昔尔

看之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中宮做出大王大妃之教敢

為倡祝自元子誕生之後多有悵怒之色必為貽福宗嗣予之

豫建元子政以慮此也以此悵惡之行決不可一日毋臨廢出

事分付大臣以下政院三司三度清對連下任自為之教領相

物命退出獻納李萬元極遠窺校理姜鏡刑判李守昇器賊

右尹權祝拿鞠因王堂李湜陳劄特命削出廿四日大臣拜百

官庭清未終日即止上同

時西人一隊非窺點皆罷適在敬遂散文齋會將上疏極諫即

二十五日也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俞樞等四十餘人

來會同上

朴公草疏諸名士各以意潤色辭多激竊或曰章疏固貴嚴峻
或患於砥激恐有不濟事之悔公曰事已至此吾寧死何足恤
疏入至暮批不下諸公待命於闕外孝公曰雖皆罷敬多至八
十餘人便一外朝廷也公微笑曰恐不及如公言蓋公心知事
成之不測也吳利壽丰安行狀

前應教朴恭輔汝人疏本隨手添刪手自寫出其疏曰竊惟人
君之有后妃所以共承祖宗之統益臨庶民之上治化之所本
王教之所基古之聖王重妃匹之際者良以此也惟我母后之
至中壺而臨一國者今已九年于茲矣 先后之所選以托於
殿下而所與共徑先 后之喪者也中外之過言不同臣民之
仰戴方均伏見昨日賓廳之批辭昔極嚴有非臣子所忍聞者

王言一播視聽震駭豈意聖明之世有此傷息害義之舉耶噫
宮闈之內有非外人所知所謂假托矯誣者果是何事而設令
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不迨語言之失而未著於行事則此
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不少假貸加以以因極之名震之以
不測之威者何哉况元子誕降宗社之無疆休深山窮谷
莫不懽忭則 內殿之心寧有不悅者乎頃年命選嬪御之舉
出於內殿之勸導則嗣位嗣之久曠忘為我之私心蓋可見矣
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心加以以愠懟之色揆以常
情必知無是理矣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姪之聖哲前世
后妃孰能免此閭巷匹士之有一妻一妾者亦必須慎名分畧
苛細以防閨門不靖之端諺曰不痴不聾不可以作家長信夫

苟或不然，釁生於相逼，甚間相軋，愛惡之說交亂於其間，而侵潤檢
孰不復究察，則其禍之所流可勝言哉！殿下每以宗社慮患
為教，臣等有所未曉也。元子既已進，猶上係於嫡，則即為中
宮之所子矣。烏有傾中宮而後方安元子之理哉？異時元子漸
長，聞知今日之舉，則豈不盡然傷痛哉？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
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沒身
不衰，說令內殿處事有不當，於是聖心若念及於我。先而
當日撫愛之篤，則以殿下惟則之息豈忍以廢絕之意加之
而無所難哉？易曰：衆允悔之釋之者，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自有
此事以來，允為殿下臣子者，上自大臣卿宰，下至三司庶官，
或登堂而極諫，或在廷而号籲呵責，譴罰相隨而不知止。羣布

之亦皆相率抗章，婦孺之賤莫不奔走流涕。凡若是者，豈有他
哉？良以天地氣垂萬物，不遂父母不和，眾子不寧，故也。人心所
在天意可知。殿下惟欲徇一己之私而顯行不顧，獨不念人
心天意之不可強拂乎？傳曰：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誠願殿下
深推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之所同，收還成命，亟寢威怒，俾天
地日月合德而各耀以慰東方億兆憂惶顛望之情，不勝幸甚。
甚幸已比道向
時大臣以下惟事迎合，恐拂聖意，故循例庭請半日，旋止。昨日
夕前校理李后定投疏極諫，而政院潛令還送。及是疏之入，便
即捧入。上覽疏大怒，夜二更即出御仁政門，急召禁府堂上
大臣三司，促令具親鞫。搢搢其人不及具庭燎，至數近闕，屢居

而備焉急遽之狀可以想知上曰君上之言皆為之誤不殺此人亦何以神神之憤承旨沈季良曰如此之人付之有司足矣何可饒此凶逆耶臣亦久坐夜深恐傷玉體上曰速招大臣承旨金海一日初命天權愈禁府皆在門外何以為之上曰出符驗開門招來上同
上連向罪人拿來而夜已三更上移御坐仍下教曰將遇三更而罪人尚不拿來極是怪事承旨李瑞兩曰罪人家在或門外或在僻處未及搜捕矣上曰次之拿來事分付吳斗寅何至今不來耶羅州諸具皆待令耶大臣及禁堂孰來孰不來耶使之續之入待史官啓曰俞樞家在門外何以為之上曰禁府堂上牌招時符驗出去堂上入來時使之拿來上曰啟坐

久而禁府堂上及大臣尚不來禁堂推考更為催促判義禁堂黥始為入來上曰何其緩也對曰家遠故然矣上曰羅州奔汝具皆待令而向來可也黥未啓曰今方收拾而未及矣上同上曰判義禁持此疏與王堂門事郎廳撮為向目注書秉燭判義禁展疏讀之至覺生相軋等處上曰詳見此處出為向目可也問黥曰問目例出於大臣姑待大臣如何上曰備忘中備言惡狀而斗寅等以予為偽生則予同誣告之光漢宜用反坐而廢予矣諛問語孰從而聞之此等處為向目可也上同領改權大連入來上曰國有凶逆而今始未到分義豈有如是耶與判義禁相讖速出向目大連共黥退坐階下拈出問目上上曰覘此疏之意如何令相曰無狀矣左相睦來善入

未。上曰：窮凶如此，甚於金和，郁宇可一剗，生存乎？左相誠為
無狀，極可痛惡矣。上曰：向日構草，漸為遲，直為止書可也。
令相請以孝云，祇沈撥為向事，即廳。上曰：依為之。上曰：吳
斗，實亦以備忘記，辭皆皆誤，而後問致此云云。此亦沈問於誰
人而誰為之，指喉耶？詳問之。上曰：相逼相軋，侵潤亦沈並出
向日。上曰：誰為首倡，以此問之，可也。領相請以向日草啟達
稟。上曰：吳舞讀奏，沈季良讀向日草。上曰：必欲背君至
節於婦人者，何意亦向之。上於言語間，連下羅卒，收小之教
而後令多數，符令矣。上曰：吳斗，實為提來。上曰：拿來，何
遲耶？承旨何不出提。上曰：同。
時泰疏，汝人，以日暮，罷還朴泰輔，共吳斗，實，李世華，前泰，及沈

壽亮前收使李璵前修撰金夢臣前翰林李寅輝前正言金德
空兩正字，趙大壽，亦畧干人，留在闕下矣。見宮中大光耀，天喧
舞震地，大驚相聚，疑有親翰之舉，俄聞的報，即相牽而待罪於
金席門外，人皆自必死，戰栗不定，而泰輔獨自若，曰：事已至
此，驚怖何為？海昌尉謂其父斗，實曰：供辭何不相確於諸公耶？
泰輔曰：大監今入殿庭，自。上必問疏文，製寫出於何手，望頂
即對無隱也。斗，實曰：吾為疏頭，何忍若此？泰輔曰：今日之事，尤
當以無隱為正，須以即對無使容隱。李世華披袴，撫股長歎而
語曰：受恩食祿三十年，此膝肥大至此矣。今日殿庭，其將打了
神色，愈厲，而四炬如前，自闕飛金吾，郎及羅將，傳呼曰：疏頭
安在？斗，實遂自首，拿泰輔，執其手而語曰：望頂，即供既亦，狎當

之事吾案製而寫之大監若或隱諱吾當自首就死頂無隱也
必以案對再三說道不已曰脫靴着草鞋坐而待命及斗寔之
拿入也 上謂判美整曰足鎖枷杻不為何以如是耶且使所
人何敢拱手着網巾緩步而來也使之着大枷是時三公畢會
汝臣皆至矣 上曰再讀向目沈季衣置于床上而再拜之
上逐案發向也 上曰以杖深人掖口而向之 上曰深人何
敢以文字上達而以肉淡供辭事分付 上曰深人原情時使
之再拜言之可也 上曰既意以備忘語辭做者何也斗寔曰
何敢以做者為言也 上原情不取說語矣斗寔聽向目相逼
軋等處乃曰閻閻向亦有如此事故推而言之矣 上曰刑
推前已為如此亂言耶 上曰深人原情何為遲遲促令急之

而無敢矯飾 上曰罪人所供予已親聞矣執筆朴恭輔拿來
瑞兩書手小紙出而分付使之拿來吳斗寔原情已畢 上曰
速受拷音以上 上曰已寃情者姑為下之他罪人又為拿來
上曰俞樞亦拿來 上同
少頃金吾郎又來召李世華俞樞此以疏帖名次將以鞠向世
華即着枷就命樞有病在內外金吾即偕宣傳官開門出去
又未久金吾郎來向製疏者誰也恭輔應聲而答曰我是也遂
脫網巾並烟竹投帶去奴命敲其大夫人即囚大械就拿李寔
燁金夢臣金德基亦執其手而語之何不相取而士元自擔當
乎恭輔曰吾已定之有何可取者金趙二人曰此疏非獨士元
製之吾備具為贊辭字可獨當乎恭輔曰吾既撰出又自繕寫

今日之罪不干公事罪雖至死豈可移累於公乎公亦母念
吾因拂袖而徑起李璵曰士元何若是如此就樂地而寧爾即赴
耶恭輔頷而笑曰今已到此地頭不為即赴而更何待也令公
何苦此可笑之言乎吾已有定字有曲道求生之意耶神氣自
若即就鞠庭時世華姑鬻張外姑命恭輔入與之偕生世華曰
吾則年已衰老受恩亦已久矣今日之死固不足惜而如君妙
冷上有兩親又解兄弟為恩遇亦不如君倫之比今若直供必
將見死君須推諉於老漢悔毋自當也恭輔曰令監何為此必
不成之語乎恭輔入對之辭令監豈得指揮而人臣到此只有
死而已況告君之辭吾用是不直哉吾意已定決不可臨死而
有變上同

瑞兩進曰臺諫已來只長官未入付之意敢達上曰可大司
憲睦昌明進曰堂臺聖世有此凶人陳此陰險之疏也事、痛
惡莫此為甚矣上同
世華拿入原情先陳矣身無狀之說上曰如許難談勿也
原情已畢上曰命檄拿入瑞兩曰罪人朴恭輔拿來矣命檄
原情時低拜而奏上曰罪將杖版而速向之檄告以病狀上
曰病則泰疏耶檄曰如此故不得親往使子取來名帖書名以
送而已疏本則案未之見也上曰原情措辭不多而何其遲
書耶原情已畢拿致恭輔跪於殿前天怒震盪擗屬拜而
教之曰予於沙素懷痛惡之心久矣汝去愈侮予至此而沙自
爾日因已犯我而肆毒矣予因惡之而未克斬沙頭乃於今日

且見如許之辱汝今肯我而自附於奸惡婦人汝有何言而為
此奸惡凶逆之事乎 上曰不捧原情為定刑推 上曰作疏
時何以執筆主張耶令羅水以杖搯腋而向之恭輔起而伏地
曰 殿下何忍下此教而君臣父子為一芥今有人於此其又
若者過中之怒欲若其罪之世則為其子女豈不區疎於此其
父子今 殿下豈故而有此益而之過舉將使 坤位不寧故
臣亦不獲同極之懷出乃死避一跡豈有背 殿下之意乎為
殿下而為 中宮為中宮也即所為 殿下也愛戴 中宮豈
不由 殿下而貴而安者先 中宮而後 殿下之理哉 上
金怒曰須急之徒縛以漢去金奪我手將施以逆律以此毒物
執頭可也如此漢殺之何難命姑先刑許而大刑壓隣之具又

今輸入名判義禁教曰如此逆物速為刑推而親為下庭箇之
考察又曰事有立落若以彼為是則予為証告之老澤然則所
予宜矣斗實亦証極君上而欲為罪人之節此何言而箇之嚴
按而向之恭輔徐告曰今此嚴許之下別無可供之事若以製
疏之罪治臣則望須指出疏中語性列下徇則臣當為 殿下
而詳達矣 上曰汝疏中浸潤恭間相軋相逼交証亦語是何
言也須即詳達也恭輔行之誦下細之條陳曰凡今向巷匹夫
之有一妻一妾者若不能亦其家備愛其妾則固有浸潤恭間
相軋相逼之事遂至家道乖戾者多矣伏見近向 殿下恩寵
太盛臣嘗憂其有如此事矣不幸於今有此莫大之過舉果知
臣前日之憂亦妄而謂必有是事以至如此地界也 上曰汝

果以我如偏信邪妄之駭性底漢而此漢汝敢比予於証告之
李光漢而乃親自提名召禁府羅將高我全使之猛杖命以里
索係頸於兩股間使頃不得搖顛眩之膏也羅將輩繫紲繫縛
一導下教杖申飾各別履牙左右承旨禁府堂上以至都
事羅將等拜呼嗒有若雷霆城中遠方亦有聞其拜而慄怖者
矣上同

一次既畢上曰鞠廳例有完訊三人原情相訊以啟又教曰
此疏函送也完訊不可復忽奏達也三公諸臣曰吳斗寅李世
華以疏中許多說話以為甚以當論罪而俞樾則元不見疏當
有向矣上曰李世華自言為主張左相曰李世華自江上入
來云似不為主張而既已呈疏不欲推諉於他人故有此云云

上曰致祥置辟之後又有此愛人心世道可謂如何領相曰吳
斗寅李世華則以當刑推而俞樾則以有向矣上曰如此証
上之徒猶曰以當刑推云鞠廳果如何耶大臣則無推考之事
不可推考而禁堂則推考上同

上曰吳斗寅原情充書一邊刑推而李世華原情一邊書之吳
斗寅拿入上曰速為捧招向事即讀刑推供音後始為受刑
上曰李世華刑推供音速書為可上曰向事即就而詳向考
察勿聽發明之言介之加杖上曰汝聽誰所囑而斗寅曰羣
臣為之益無証處矣上曰某疏七十餘人豈無一人主張若
耶致祥後以証上誅汝又上証君之跡而斗寅曰疏語既不遠
童而汝豈敢証上耶上曰分以書上之後敢証不違焉而

難談勿休又曰終始字詳并斗矣曰既不兼庭清則當為播紳
疏云故上此疏矣 上曰不兼庭清者上疏云与誰而終不
一差五者而斗實曰天威之下何敢隱情陳疏之文案不知從
何處出也 上曰天告而地告而不成從後斗矣曰當初尹深
通之 上曰通以何事斗矣曰尹深以為作故与亦不可不陳
疏云與是時受刑至二十二度右相曰雖云當為上疏集亦上
疏意不善如為無狀矣疏言若善則与何大不可也 上曰處
察間不可不問也 上曰
願相曰夜將曉矣恐傷玉帛右相曰惟有重於此獄近來未嘗
親鞠而徹夜殿坐不勝凌虐 上曰豈有重於如此之獄也右
相之責何為如此欲為營救罪人則出承旨進曰雖失言而三

公不可不備還台如何 上曰如此重獄故曰重於此之獄未
嘗親鞠以何言而勿煩 上曰
李世華拿入 上曰向事郎嚴向猛杖世華原情曰死已於毛
矣 上命向事郎曰休疏主張与誰而世華曰臣察主張
上曰不欲推讓於他人故乃曰自主張云而更加嚴向世華曰
矣向定有隱情昨曉來自江上問之則吳斗矣金載顯命德亦
相會將欲有陳疏之舉云而臣共之同矣矣 上曰斗矣以泰
輔執筆云則作疏与亦是泰輔而世華曰執筆則雖是泰輔而
疏本以七十餘人相議製作矣 上曰必有一人製作与而多
人則必有潤色矣豈無一人主張与而世華曰執筆与雖云泰
輔而潤色點綴則金臺為之而吳斗矣已為者達矣 上曰沙

見如此極凶文字何以好之而至於某疏而女華曰伏見備忘
記心甚詳肯悅懌如某疏矣文字則全不致察矣 上曰備忘
記詳若汝何悅懌乎女華曰備忘詳官甚不能記矣 上
曰汝為見而乃言不能記此言甚詐若別殿向女華曰小臣
何為語逼君上而信耶小臣案為千萬曖昧 上曰自明之
勿詐女華曰問問向有如此之事故臆度為之耳 上曰去
君之辭何敢臆度為之而女華曰以臆度為罪則臣案万死在
惜上同

李世華年次後又上朴恭輔嚴刑皮肉糜脫血滿面而猶密
自止自色不復未嘗有痛楚之聲難忍之色矣 上益怒曰女
強忍不屈曰汝胡不供証上不道遲晚乎洪致祥上以証上不
道遲晚伏法汝已見而何不供証上不道遲晚乎恭輔低聲而
對曰何 殿下不知至此耶洪致祥渠狎自陰為之事矣身今
疏則以一國共公之論也敢此陳述何可比之致祥耶 上益
怒曰何為此淫妬之女肆其奸毒至此耶恭輔聞以下及乃後
改容厉辭而對曰 殿下何忍為此教而夫婦人倫之極聖人
人倫之至雖庸常匹夫從重夫婦之道况今我 母后配朕何
地因一時忿捷之怒不念古聖之訓而向 中宮之言何是每
慢耶 上愈怒曰汝果攻斥我一向如此否汝定不不道遲
晚耶恭輔曰 殿下近向濬周易而不俸認孔坤之道而 中
宮雖云有過而昔當日明聖王居在世之時恩愛兼至過言不
聞矣今自元子誕生之後 殿下之見過如此之多臣愚以為

浸潤稔熟之務入於其間而 殿下莫之察也於是 天怒如
山玉吾不成良久乃語而下教曰汝漢之更說道此言此何
言也言也言也汝終不以不道遂晚乎此漢奸毒甚於金和郁
遠矣當以逆律繩之歷膝火刑究治之其令速輸因教羅將
曰汝等不汝汝彼澤之務不汝美汝之多少如更費口而言則
隨即批口可也恭輔有所云云則 上曰胡不擗口而每以是
申飭羅將惟同 嚴教不忍即擗其口不遇重傷而又以
稜杖交刺脇腋肉傷色青後難忍其間受刑雖曰二次而初次
不汝之杖九而二次不汝亦至十四杖合以汝之杖或三次罪
卒辜之甚寬惜惟承嚴飭不忍放手猛杖故胫骨幸免碎傷而
皮肉則爛缺血淋漓流於地而未嘗有一番痛號之聲矣 上同

恭輔進次後尹深拿入 上曰尹深究向後當更推恭輔始為
下之瑞兩打尹深原情進帝 上曰尹深原情如何領相曰初欲
弑疏而終為不弑則未知如何左相曰以原情觀之疏意不知
矣 上曰原情規之果如卿亦之言乎意與此尹深放送可也
尹深原情中詳曰不知此疏
中詳意如何由情云耳 上曰善斗矣情此奸巧更為拿
入 上曰吳斗矣情每一言即斗矣曰臣往平市署則收三人
已為聚會而仍與相友陳跡矣 上曰詐言勿也考察嚴刑同
三次既進杖之後 上曰朴恭輔更為歷膝泰輔對曰臣於今
日已分一死而 殿下過幸轉輾至此則恐不免為亡國之主
臣竊痛恨於其矣 上曰予為亡國主於汝何有對曰 殿
下之教則今雖若此而臣是喬木也臣共國同休戚之臣外死

固不足惜而宗以是為痛惜矣 上曰每以難言速施屢勝固預
謂史官曰秦輔此言勿須記也屢勝之具既陳於前 上命刊
義親為考察羅將先置長板於地鋪磁瓦末如錐鉅者收斗於
板上使之箕踞於其上而又以板石磁末置兩股之上左右夾
鋪如尻尾之間凹中未及處則以杖刺納而填之又加長板以
索緊束上下板頭羅將六人分立於板頭上而磨盪之有拜踊
躍而屢擣有若俗所謂趨板之狀如此者十三巡而為一次左
右共拜而贊其供招遂至二次而顏色猶不復又無忍痛之拜
上益加盛怒曰此漢奸毒浮於金印都施刑若此而無一番痛
號之拜其毒若此辱我至此豈足怪也沙果能不為辱乎分
記之說是何言而秦輔對曰矣身區區之忱已悉於疏中未知

何後為証上而矣身宗无一毫証上之查決難遲晚夢想所記
之說有何他故可知之道乎只見 殿下備忘記之事臣不能
詳知而第念今本冥漠無徵難信則豈可期其一之契合於將
末而不過偶爾上連是何大改過米而今 殿下攝其一事
以為大罪案此豈非 殿下莫大之過舉而今惟以 中宮為
憑信今此案出於 殿下好今之致前日累次引見時頻說
今中事以友信重之意臣則以為此亦 殿下先自失而然也
上大怒曰沙去金辱我以予為如証作虛言之李光漢而沙不
過以奸惡之女謂沙偏黨而如此也秦輔對曰矣身立 殿下
之制于今十五年矣天性悻直與俗不偕未嘗有彼黨之事
殿下何不知矣身心事至此耶若果追亟於黨比臣合於世俗

則豈不為將快 殿下之志而有此今日之獲罪耶况此疏案
出於公共之論為 殿下之臣子而見殿下之過舉義當披肝
力諫抵死以爭而今 殿下反以此為教意 殿下以為臣一
遺人而有此殊刑也 上益怒曰汝敢以西人南人之從之道
行吾前汝不違朕而奏輔對曰蓋以此 殿下之心忤度而反
省焉今母若無可罰之事而父欲出之則為其子身果不以死
力爭乎此非難知而何 殿下不知深思耶上同
上言二皆怒曰彼漢益肆其毒何不即施火刑耶於是即以二
石炭燃火於傍而 上命催促急於雷霆羅卒等未及具燔火
之物以衣燔之火炎觸於左右侍衛汝人亦皆面熟皆紅不能
堪遂燬二大鐵片如巨掌以付之命判義禁就烙 上曰汝

果到今猶不以証上不道遲晚耶奏輔復跪而受教伏地而對
曰惟施如此殊刑之乃一案立一毫不道之罪寧可供遲晚乎
上盛怒愈甚曰毒刑之玉臂文攘或坐或起而命之曰徒施
火刑而倒懸於木自膝以上皆皆燻灼於是羅卒植長柱於前
庭繫足桎梏懸於柱上解髮散髮繫於柱下頂踵倒懸去地寸
餘若使他人當此則氣塞神脫案難背口而精神愈屬底拜而
告曰臣聞歷膝火刑俱是治逆極刑臣有何罪果與逆子同律
乎 上益怒曰汝漢之罪浮於逆賊羅卒等將褰袴而燬之
上曰何不裂其袴肉出而隨即灼之乎天怒盛如雷震羅卒等
未及脫袴裂其縫而烙之以二燬鐵片先燻於面次灼於柱
上木便火焰燄電起逆灼其臂下陰間及兩膝上下火走生肉

考煇如靈煙臭四張有不忍見其鐵小冷則後煖之如是者十
三番為一次遂連加二次則醫下陰向膝下前後進盡每餘只
有兩骨肉厚處流膏沸煎進黑之狀有因灰木而神色猶自若
也該不錫誤目不忤視未嘗有痛楚之聲蹙額之色左右侍衛
之臣皆皆服慄神怖不能定氣及見公受之晏如而後始得定
精云矣 上曰汝今至此而猶不供遲晚而恭輔曾笑徐對曰
臣若到此變改初心誣供遲晚則是內欺其心上欺 殿下臣
雖骨滿決不可誣供遲晚 上曰汝金為自是而不肯遲晚耶
亦速言救孟灼則於自服也豈不能受遲晚耶恭輔曰如此而
後謂之臣恭臣於今日因當奉命決不可為誣辭遲晚而 聖
教為然而後侵 史臣之翻卷則 殿下胡不之罪而掃於臣

勿謂有何大罪而施此慘刻之刑耶茅念臣出入經帷于今十
餘年小益補導君德以至今日使朕 殿下有此大過舉此則
矣身之罪而竊言此外更豈他罪可得哉 殿下也 上特
加盛怒又欲史官曰恭輔如此之言不次載係也今聞豈有如
此彼奸毒漢耶奸毒如此悻醜辱我豈足恠也 聖恩則比之金
死却倍之矣此言重複再或至十餘次矣大刑自醫下既無完
膚更豈可施也 上乃命曰膝上如無施刑處更於滿身隨處
烙之俾無生肉也 一尺權大運嗎嚙趨起且久乃進達曰火刑
之法本有其法今如此則恐辱日後謬規也 上曰若然則依
例為之大蓋治逆之法先以火鐵加於足掌不服而後施及醫
下一處而今則初於膝上醫下先皆並灼此深無前之規也及

有依例之 教更於兩踵上旋之逆命是灼是掌而後十指間
兩足又皆爛里而公顏色不復精神不迷供辭言語皆不次告
君若衆 上愈怒曰沙果伏若若此乎命權不知此疏為言果
此不知否奉輔對曰命權豈不知此疏耶第權病甚在家只遣
其子代看而已疏中措語則權果不及見之其不知之說案亦
固也 上曰李世華亦為與沙高議因摺疏辭其果也耶對曰
其疏文則臣原製之世華寧有一字贊助且欲殺臣一分之生
劫乃以自當案不為之也 此得限人賴此一言 上益怒曰此
漢、沙果欲殺臣則惟直驅而肆詆市有敢辭避而必強
受此誣供是朕而臣伏見 殿下昔此過中之怒長夜之曉

聖怒猶熾大凡逆者威怒有換精神帝怒玉帛有傷也其於遲
晚則一聖教雖如此而豈可欺心欺君誣供違晚乎決不可為
也又勅笑教奏曰今若遲晚則臣死敵地而不免為不勝刑誣
服之鬼而為衆鬼指笑之國矣豈非可恥之甚也今臣母年七
十父七十歲矣臣死於今日而不得復見則人子情理誠慼
毒臣豈不知念及於此劫然既許身於國則今日之死有不可
避之事豈暇念於私情耶 殿下若欲殺臣則望須即加誅
強如其不可為之遲晚則臣回決不可為望須勿使勸捧也且
念臣雖死於可死之地死回不足惜而 殿下何忍為此前豈
之逆等使到國家之興亡而不知為 聖上哀窮之累德乎惟
我 母后嘗心忤嗣之久嗔恒加恒念之心頃年嬪御之進入

亦出。內殿之勸導則及今元子載誕之後豈有別樣如忌之
心乎。此殿下必聽侵潤之說而為此莫大之過。舉臣生不能
救正寧欲死而溘然無知望頂速賜之殛典也。今臣心事既達
之後則更無他可供之辭矣。自此之後惟無救燬灼威脅捧拍
而閉目緘口終不一言。上不勝盛怒以手擊地而叱曰。判義
禁其果不能親自下去捧拍於此漢乎。閔賢聞命惶怯遂即趨
下股戰慄怖語不成。吾曰。罪人胡不速書。遲晚公開眼久視。斥
拜而答曰。何不思量。吾有何遲晚之語而逼迫至此耶。賢遂抵
頭無聊憚然而去。乃告於上曰。惟無救燬灼而徒無遲晚之
意也。上乃知其不復威脅復誘之而可生之道。屬拜下教曰。
此漢昏迷甚矣。若供遲晚可即放送而徒不遲晚不思甚矣。奏

輔間。此下教即又徐對曰。殿下何用欺臣。臣直軀而誅之。此誰
禁之。而乃以說道欺給師。始烙刑。又至二次。煎灼焦爛之狀
慘不忍見。上下視良久。若有不忍之心。惻隱之色。笑起還
內殿。而命於內兵曹復為鞠。向命侍衛別監檢視。死生別監還
告曰。不免則上且行。且語曰。一國凶逆。朴恭輔之佐。毒知之
久矣。今施如此之刑。而痛呼之拜。終不一為怖毒。強惡甚於金
弼郁矣。羅將遂亦舞唱告解。傳而乃解其繫。東公始乃通其呼
吸。長息而語曰。唯氣窒不通。或至死境。而幸賴差備門書。負
潛以一甕糜水。注口中。僅得更甦。云曰。向其書。負姓名矣。上同
上曰。吳斗寅之言。真是凶逆。而右相之言。甚怖。惴嚴。或時平
明日未出矣。上同

上李世華拿來世華拿入仰瞻 銜座曰願受 聖旨甘就死
地而已臣以奏疏抵罪則臣不知其可也 上曰何敢使罪人
頻之願瞻 銜榻耶世華曰臣立身事君常願為國一死何敢
誣上耶 上曰如此則何為奏疏耶世華曰臣徒知奏疏之為
可而不知奏疏之為不可也臣之文短不敢與訟於文字之間
此固通朝之所共知而至於此疏則姑好其大義耳時又再刑
一次 上曰亦當有原情定罪之道矣親鞠姑罷 上同
上使中使押卷輔至內兵曹將復加刑睦來善案刑而盛氣厲
拜分付羅卒曰今此罪人因當除尋常各別嚴刑也因再三申
勅之不已公亦厲拜而語之曰其在 銜前則 天怒震盪固
當嚴刑矣君有何罪可被如此酷刑而今到外庭猶若是深治

耶因謂羅卒曰羅將盡亦猛杖堂上若是申勅而何不猛杖乎
睦來善猶涕泣若不聞者然終始申勅杖之考察遂加一次睦
尚乃至拉碎骸汁如泉湧矣噫豎於 上前承命捧招而猶且
聞言撫然則是固一端之良閩然而不可誣者存矣來善則少
無顧忌惻隱之意有若私讎之快報者然噫亦甚矣 上同
自昨夜至今辰時通計受刑則評杖三次又柵杖二十三壓膝
二次火刑二次依例 下教之後結並之報又不可盡記也奏
疏在人待詔門外皆知公必死只推骨痛哭而已 上同
鞠刑既畢羅卒傳呼覓來裹膝之物金夢臣趙大壽各截其道
着衣裾而送之猶不足公謂都事李廷泰曰裂吾道袍袂而裹
之廷泰裂其袖而布縷堅細不即裂取公曰以刀順縫而裂則

可以易取也廷泰如其言而割之猶神奪手戰不能果公皆指
揮裹之出袖中扇子付之廷泰曰此物在袖頗妨陣用幸頃傳
送吾家云矣乃具鎖械下之禁府軍卒持刀劔依道押去公之
父副孝公時在郊外事出不意未及相見及其馳去則已入禁
府矣番在門外布次欲試其精神使人願見其手書公曰今聞
治以逐律維父子之間手書相通殊甚未安茲不敢云矣上同
明日將更鞠矣權大運劄曰泰輔之罪萬死無惜而若更鞠則
恐傷歎恤之仁請減死上遂命絕島圍雍安益判下禁府定
配于孤島公遂出禁府人皆欲爭見公而老少婦孺皆皆駭奔
相謂曰賢大夫之顏範願一見於生前相共揮柳直入流涕悲
惜至有失拜長慟者街衢填塞不能作行而公於捕人之中尚

記親旧举手而謝之公火執攻中呼吸不通命在頃刻不能作
行暫憇於明礼坊本第或曰日已曛建病且如此可於今日止
歇待明出城未為不可公曰吾病雖重一息尚存眾名至重雖
替時俺留城中耶迫曠出南門市廛長老垂白之類爭先脫笠
權公所乘檢曰此進賜行次吾輩極力保護相擁擁以至門
外所憇委人心之不可測者如此矣公曰自料氣力決難持久
而至今不死或者轉尋生路則遠道無聊之時有披書之時幸
須收拾冊子付汝行中也上同
五月初二日渡江至露梁病不堪作行拿去都事狀啟而因住
露梁初三日聞中官已出私第公歎曰國事同極云雖瀕死
而父子相別後無怨懟之語李瀛曰吾元平生未嘗有可愧之

事畢竟樹立又如此長逝魂魄俯仰無愧六臣衣冠之藏在此
死而相見兩無愧矣公驚上之曰少年言語何乃輕率至此而
申通津護未見曰吾自通津末路逢一叅疏者言士元原情語
甚鶻突使人合疏而柳自擔當事多輕着其言信然耶公舉首
睇視曰是誰言耶此正無伏底語也然則欲使我援引於崔錫
昇步驟乎此令輩構送一疏而語多糝糊故吾既改撰又自繕
寫豈可引累於他人雖或不然而與汝和輩同撰既到此地則
字可引累於他人乎曰欲畧通翰廳事而火毒上攻喉舌焦燥
不能成語獲遂止之上同
初五日副孝曰汝今無更生之望亦且奈何只須從容就盡
以善其終也對曰敢不承教副孝公遂哭而出已時命絕人有

為之挽曰易地君應為六臣靈筵何又露梁瀕皇天亦識願埋
意故遣忠魂與作隣上同

已巳四月福江陵二十六日宿大和驛今與鄭太和洪相命夏
同在 上前國有大事景色愁慘覺未愕而祀之及到福所聞
京信則朴甥恭輔就鞠之日也又於五月五日今朴甥駟駿馬
未拜若有遠刑之色後得京信即命盡之日也藥泉遺事
玄石曰左孺臨死聞朴士元之被禍歎其不識面願謂其子曰
焚非毀士元文字此是臨死善意今已究死不可如前改之余已惟
究死是昨不可不明彼以士元為信敢三萬之人云若全出於誣捏
今者既立特異之卓節則自知其言終改於毀賢欲掩其失於後
世乃今焚去之此豈臨死善意乎玄石曰左右何如是出此切迫

之言也余曰吾昨切迫明言是昨玄石笑而不答 明村雜錄

前聞懷川末稍晝息夜度隱密記事殆無虛日云朴恭輔被禳
之後路中聞之謂其孫疇錫曰言及朴某文字盡為校火云
蓋激怒於明翁之後台然創言以為魯西失節故其子孫厭忌
五節之人明翁力毀權金兩人之節義朴士元亦毀其父宋奉
事甲祚云云文字不一而足當日校火構誣者自然敗露故欲
掩其迹急令校火以此規之則於魯西亦多構誣如許之言造
成文字而留之云云同上

嘗聞諸明谷曰己巳士元一隊後疏廳余以外任惟不得參
疏而往未叙其疏事時南小之在散班身亦欲陳疏聞此疏
廳之已後欲共之合疏余曰今此舉本無閑於堂議不可阻

以取形迹又况彼此合疏可見一國公議其於動靜 天聽亦

不無一毫之益士元曰此舉本無是意不過畏公議而欲為
之塞責也何可與此亦人同事終不肯許又有一名士袖任
相元疏本而未語甚歇后士元閱未半扇揚之袖此方即任
情類也似有轉色任方發其且有文名而士元忽之如此惟
不用其文何至於此乎量隘終始渠偏也以其才考止於此
矣夫為士友之所悼惜而想其平生似非遠到氣像也其渠
疏爭竟為甲戌復位之張本借其功則亦但一時之輝光而
已也

台上劉曰負累賤臣老而不死忽聞 聖朝亦常之返舉即昇
到城外擬伸微誠而欲恭庭請則朝議遽停故進一疏則禁令

先下無路仰暴隱忍而退伏則終有廢出之命曾以配於至尊
母儀一國之正官於今為庶放之私室決非盛世之所忍為而
臣子之所忍見也自古帝王亦無廢后之舉而莫不有當時
之爭後世之議只批宋仁宗言之廢后之時明示爪痕而猶稱
白壁無瑕孔道輔語呂夷簡曰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煥又
出母乎人情天理自當若是自有此舉以來輒以嚴刑重法而
加之雷殛所稱一舉而兩失者不幸也矣云云 上覽畢大怒
命赴邊園葬 李相國尚貞後狀

李相真字天得号晚菴全義人府君廷賢之曾孫乙酉登文科
白軒為考官見公試券曰此經編才也分隸成均物論稱屈丁
及拜檢閱知公太和以台質朴敢言薦於延中持平洪字遠疏

論時事有姪姪死愛子流竄等語 上震怒筵臣以不即請罪

斤三司在引避以為字遠疏語雖有妄發蓋其所陳人所難言
不宜遽加之罪 上與宋仁時並稱朝臣可共共大事者而將
舉公以向顯有眷注之意官至右相卒年七十七 上同

卒去歲大饑除水原府使民之望哺者稍棒而賑之業農者不
口給糧民得以全活後五年公嘗牙山借田而耕一日令蒼頭
往耘之則草已盡祛笑向之村人曰水民收百越浦耒耜而去

及喪一境並力致賻助甚殷遺愛之入民深者可知也 上同
副提孝具道一上疏言李景當 坤殿退處之際以尺牘扶正
其言激烈懇惻字之衷赤有足以救一世忠臣直士之淚者此
塞風霜扶病遠福緣蒙賜環處甬身沒到今更化之後慰諭之舉

理宜亟行伊時 下教中有此人負犯甚重之教亦宜改示上
批示卿悔之竟命刪去前旨而遣承旨祭墓所上同
公居常惻之若無所用其心而及其臨大事決大義則有聲立
千仞万牛難回之操居廟堂則隱然有喬岳之勢中外倚之以
為重處江湖則止然有山野之像鄉里不知其達官有識之士
莫不放心為明齋所撰碑誌

懷川當乙卯後南小欲殺之際乃揚言曰 孝廟密賜一書若
或臨急則聞見云云許積以下疑惑不敢殺庚申翻局後其書
始出不過 孝廟問其諸臣人物及故事而已其說譎已極無
狀至於末稍戊辰以此為媒進之計赴國英欲自凌所轉入朝
而其時士論欲下牛漢之誣詎論峻哉不敢唐突入城遂列退

去矣厥後已巳書於其時領相金壽興曰 孝廟家札 顯宗
在儲時跪以授臣伏以受之 明聖王后諤札金錫行未傳賤
臣亦伏而受之如許德札不可豈諸陋室賤臣垂死時將以疇
孫奉進耶頂指揮云云此乃又媒進之意也領相入侍時仰達
曰奉朝賀臣宋時烈家有 孝宗大王及 明聖王后諤札以
可以登覽矣 上即遣史官諭旨上送則書啟曰莫重德札不
可以付諸史官以上賤臣疾病小間躬進以納云矣其時南人
已入思其將死急使疇錫罔夜上京以納則其時政院已皆南
人啟稟捧入與不則 上命勿捧不得呈而退厥後行刑并邑
賜藥之日又跪于都事樞處徑之前曰此是 兩殿御札茲敢
仰呈處徑曰君受賜藥之命何可捧也分付書吏奪給其子孫

於是伸脚仰卧以示垂死之狀都事促饋藥終不捧飲藥

漢以手閉口傾藥不過一甕半而死云明村雜錄

耽羅之行未半而忽被後命之中途旧義所在不覺慘然下所
春以情義雖絕而猶有無我負人心不欲以薄而自處矣及其
手疏之後憤此意思都盡而顯道疏中所謂招撫陪屹甚於仇
誓之語則猶以太過矣至其與李君朝向答者出則真箇甚於
仇誓以此今其南去也或有勸其往訣畧存終始者其極故也
又有欲其一哭者而終不能強在君心而苟為形迹事未預講
而行未知如何明齋與玄石書

時事大變有楚山後命议者自相忤差然如來者情誼既未淺
承計慘但不復置意於平日言語及論之間異矣亦嘗為兄

思之當其喪改也特以旧義大稽畧為之望哭也與前日處義
或不甚礙近與一士友言若為一文字祭告墓所具道彼此

蓋庶或無憾於幽明矣弟以終無古我可謹不敢贊言也玄石與明

去歲事轉聞慘怛以謂如使昔賢當之豈或於其間更有思變

斟酌之道能與平日所處不相妨奪者否予既以自思且不免

不動於士友之言而適會承兄俯詢似若有所相符故乃敢棄甫

薦聞矣然其大要自謂皆為未定之辭反以請裁於高明則初

非據為正理奉以相勉者亦可推見玄石答明齋書

大蓋先人與懷川相知已在丙丁之前其後懷川每日往來吾

家故自在幼小時已以其文長者待之矣甲午之歲侯於藕堤

書堂通從兄子上氏讀啟蒙仍與同讀於席間此為挾冊之始

也其時朱子鄭安及大全方讀而問以請問於慎旃翁先生則先生謂吾輩中孰於朱書無英甫頌往從之先人遂命就彼一讀大全而故自丁酉春始其後數十年往來至大全二十餘卷而止竟未得卒業矣自此以師禮事之而情誼亦自別於諸丈然同於父子則妄也甲子收三往復以後師生之義則已絕而猶不敢不以旧義處之故雖不復通書而與人酢酬猶以危翁補之矣丁卯以後則彼之於先人構毀無底罔誣極旧義亦無所施故不復稱其号而只稱以懷川矣極之於懷川本末如此而已然每回平昔情義未嘗不怵然與愴涼有後來以我口原之慙矣然懷川之用叠打訛自欺之天之原狀只吾輩身當其褻多少經歷而知之耳惟俟久遠之後天理之自然昭明人心

之自然開悟而已要非今日口舌之所爭也 明齋答明村書
近有人言弟作師生說以害於兄其所謂師生說不無苗脉自往復書出世之後京中薦紳章甫論此事者不向曲折輒曰師者道之所在道非則可絕又曰某台絕之已晚萬口一辭卒不可破至有以不及儒門為大幸又有避諱前日師生者又有貶損其節目者有若臨亂立刃之人雖或有激而行見聞所及不勝其寒心弟嘗語人曰某台不幸有父師之愛其所自處固不得已安有此事而專欲懲羹吹篴者必將盡滅師友之道而後已安有此理然非可以家道而戶說之後當參考古今傳記以示同志云則其意本在兄事之外矣 去石共明齋書
師生之說曾見一士友書亦傳兄教如此救焚之言不得不然

並師此一槩之訓自程張諸子以下至於擊蒙要訣著為正論
若為一時救弊之故而建為一切之論以為不向是義輕淺深
重而皆同之於君父則亦安有是理 明齋共云石書
吾之答玄石書有曰先人則父而師耳與他人之為師者其恩
我輕重萬、不侔兩師之間不可同則勢不可兩全云云則玄
石以鄭真固之事退溪南溟為答矣然南溟故得以兩事若如
仁弼之攻退溪則安得不棄今懷川之於先人不翅仁弼之攻
退溪父子之親姑勿論只以兩師之意言之勢不允就一師而
棄一師矣然背師之說則吾所甘受而不辭故與玄石書之後
不復畏口矣彼輩若只以背師罪吾而後辱不及於先人則吾
因談笑而待之矣後辱之上及無所出於懷川蓋懷川之極口

徑徑者亦非但據其忿也乃其深意則又有在焉必如此而後
吾之所論其本源言行云云者可以盡啟於私憾而自解於後
世故也 明齋共云行教書

藥共子一事致死之說載於小孝則何可非之耶只是師亦有
輕重淺深之別故其服亦有三月五月暮年三年之別如孔子
之於顏曾則共君臣父子之義固以其下則慈有差等之別名
為師生盡因於君臣父子之義乎今若以一切師生為者皆同
於父子君臣則固不可而必以父師輕重定為一說則亦不可近
來自上只以父師輕重為說故無以服彼輩之心無一人辨破
師非一人槩之義以為父與師固不可輕重而若為師者有許
多般樣不可一切同之於君父云云則彼輩亦必內服於心矣

如閔鎮長諸疏則以為吾之於懷川有同父子云師生情義之
輕重他人何可勒定耶此則可笑也吾之得深於後世公议者
亦在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不^失其可親之人而後可
以為宗主而無契吾則初失此義故有此無限狼貝此一款無
以辭責於後世者也汝等宜知之上同
作師說蓋其時一脉公议之人見懷川論议之險惟稍^之斥之
玄丈大受師道之不重作此說拔世道云^之君子立說於衷義
理人自從之可也而玄丈初喪二人以先查禱于門生必行心
喪三年或頗有難之者有一士欲為師服索巾帶於喪所而及
其成服棄巾帶去來未知某人之所為而及門之士如此則後
世之人其肯遵而行之乎趙加平所錄

懷川之遭後命也渡海後作書告絕命於玄丈而辭意息惻因
有自托之意自是後其惻但之心對人言曰時议皆以後命為
寃卒世尊亦復如平昔云^之處憂所見賤生曰寃死則自寃死
豈可以寃死盡覆其難掩之病病乎玄丈不以為然也戚友汝
中亦身玄丈論懷川事玄丈曰无丈扶大義是以為事業汝中
曰雖或有可称事業畢竟誤國家福斯不免其深玄丈曰此
則不免其罪云^之玄丈曰今則身明翁所見不同不可以同事賤
生曰何事不同耶曰明翁專疑其本源吾則以為氣質之病
所見大異明翁必不許入書院吾則見不到於此且曰吾捨之
則峯世皆棄之吾所不忍也上同
尼坡分沁之說峯世盛傳極用恠訝成友汝中通來仍余向

汝中曰尼披分派之說世多傳之以國峯事言之則絕無此受
况必頻訪廣難必有所聞有何說汝中曰吾再聞李善朝頻來
廣難多有說話廣難不能無動云故頃見云石向曰駟之引之
則往矣云石指天曰天日下臨人豈忍為云云石守寔察每他
受矣余亦曰和叔本是少滿領袖老少之名得和叔而立今豈
可往他邦且厄懷有分爭既世沒又有厄披之分則豈不出
耶又善取事于壬申友訪云石於廣難歷宿士威所從容語余
曰云石頻中毒於善朝云然否士威頌咄之歎恨於云石者多矣
余曰余以所聞責云石何如士威止之曰言之無益而有害不如
不言之為愈也聖朝往廣難者之曰尼披有相分之說執事
家言某也吾家人也某也居邊人也果然有相分之事而尼懷分

張已極好又之不幸又分而又分將何為邦宗亦平日所望也
云石仍恭報曰汝聽顯道之言汝輩輕言致此人口余又曰善
朝頻出入分棟懷川云彼否云石曰果未為懷川多言汝勿
須縷之煩說徒益故終自己之考之大進則此是甚明沙師
之道也渠頻鬱抑而故云余曰今日世道之責惟在執事懷川
之所構証萬一無狀若懷川之言是則魯西誠無狀矣魯西無
一毫近以知懷川誠無狀矣此事予別是亦誠不難察無而是
兩亦之理執事果以魯西為亦則曰亦以懷川為亦則曰亦以
魯西為是則曰是以懷川為是則曰是指一明白言之使後季
明知是非使之正其趨向豈非執事之責而云石曰左右果以
為吾曰魯西是則世人謂某也是魯西之果是矣舉世趨從

也而不過駭之曰此亦尼山之黨也云而已豈有益却余曰後
身不送在人只催吾責而已今日之責樁執事其誰却云石曰
同世之人異代之人異矣故明道則於王荆公每有推怨之言
有兩分只過之說朱子則對以小人明吾責之矣然故吾默而
待後人顯道勿為憤惋以俟後世是亦正定可矣余曰明道時
荆公猶生將有改過遷善之望也明道忠厚每加寬恕仁也朱
子時荆公已死無後可望故曲以嚴截義也豈以同世異代之戒
也今日懷川已死善惡已判若使朱子論之則必割定只是此
不使迷於趨向也云石又曰彼懷川難矣出以大義死於士祿多
少是尤久而則落梯此二事傳之久於政之者如作少人矣余笑曰
勇西先生既知草之泯沒者四十年道義之文忽有大爭段人

必細究彼此是尤若知是也則傷川心中之不正彰露難掩誰
不知之也川君儒法門穢惡正心切之德、道接之安有儒者而
乃豈是乎兩家文字亦必相傳豈不知此是也却傷川平生所
為只是偏論而已所謂大我假托也今日國家之危難世道之
污壞豈以此人之切也後口持說者想必明知何可以一時惡
名畏彼邪又豈以寔死之切而遷愛其是也且以夫沙汰墓
文身拿壽身書及宋李向者自家兩符其心求之不正孰不知
之乎云石曰然見此後文則豈有不知其心中之理哉云云此
法文則豈不好哉頗以為悅然云石且曰子仁得者氣貫三病
時豈不知者氣貫三病今日子仁難其心中而吾則知者氣貫三
病之大而終不知心中之不好矣余曰此少事矣三病此因

之色畧為說及明翁事則云夫曰明翁事極難處全與曾前上
達不以儒臣待之大臣所塞大臣解之云一身在大臣之位擔
當國事至於草莽寒士必欲拔用其於此事豈遠不過片言間
而推諉大臣宗不料平日意所在也柳相入銜專擬以清望則
以不務大臣之救解處為擬望非之甚矣宗情同溺之意可想
身宗若先生指薦牛溪先生之大不同矣趙如平所錄
栗谷之發未薦牛溪以可任任倫為目牛溪則宗有任倫之具
而其意亦不偏於不出故栗谷引之若牛溪無其具而欲不欲
少則栗谷必不引之矣牛溪則欲守靜而栗谷強引之也綱
身羅良
今番不克奉薦老兄一款自有曲打固知兄之難於出世是不

惟所守然也又惡其為世道潰裂畧如向日羅韓時終非為兄
好事不敢遂意矣自在頭道大加斥至欲相絕蓋與發友此
洞之論所以欲為取亟尤菴自尊其利者同輒固知此友見識
多滯而不謂處至此也不然廷中或有閑漫論事時何苦何難
而不之為乎令人問韓云石其明亦書
至於不相薦引之孫兄既知我之心我已知兄之意彼有不知
身之外言何足介意而乃每心縷之如此兩還勇愧悚顯道之
意則罪心此也乃以執事之於懷川前後所見有不同而尊崇
之太過未知於世道何如云耳此則不但顯道之意如此士咸
亦然以此則當付之百世公議而已明高卷云石書
乙亥正月玄石之政田也知國事終不可為出都門意頗荒悒

初有悔恨之禘一月之內三度催書於明府未久得寧病屬纏

趙加平

見士感書謂其再退之後云石頗有悔悟若使生而後入則當

有改更云固應如此恨其未及如志也明府書

自改衣自分門見所常親厚之人則曰吾邊人見明翁所親人

則曰危山人自此言說籍之分門割戶長去分彼此則少者必

有甚焉或乎成南此部之甚矣黨尤可惜也吾等之所期待者

不止此也保合士林尊尚師門以至衛道未稍精神筋力衰耗

盜甚且子弟不肖專意謀謬其規模一襲懷川之覆轍家事統

至覆沒良可痛也趙加平

金壽恒將死羅良佐往見曰兄知所以至今日乎壽恒曰吾少

也卜者金生麓等皆曰汪止卷判溢涯之極殆延禧羅良佐曰

非也宋丞相一也金貴人二也壽恒默然夢壘集

延禧之曰言于吾曰余自少至于今日叙竹客西光先生道德

之誠少無加損云延沒一言不廢下房明白則非他人猶可遵

奉其明者況復君等其可不顧矣希金石之教而明村真金

金文各性頗溫雅惟死味其罪人多憐之然論其樹立則籍籍

有在類仍惟人語其才敵則國計民受一不事之稱其出處則

譽者尤者出貪惡不去舉其言以別傷害異口攘臂稱首德之八

年秉政無一善狀謂其貪國可乎懷川之語之者惟多鄙悖暗

劣二字無容改評矣夢壘集

先帝若深服而尊仰則何以植造醜辱於彼相時一亦再而先

節初遭汴胄之征此言趙根人傳于向相
未相其金益又此言趙根人傳于向相
懷相其金益又此言趙根人傳于向相
正之風衰矣之禱人傳于向相
病所入執說一只是金壽本相往
美將欲退去說一只是金壽本相往
季奉復此家則成恭奉曰缺此
缺且陳而地任甚重仍坐
屏吾欲陳而地任甚重仍坐
以乃得則先人輕以爲
法言乃得則先人輕以爲
仲為頭省此也蓋因大有
不為頭省此也蓋因大有
神人教授世則犯德亦士
谷乃其教授世則犯德亦士
五遭槍相之酒相此則權益邦吾者也申果若心服而尊何則何以
存此存也明村存金昌協素

朱子之道未必盡是朱子之言未必皆當而隨時軒輊亦是衰
末事宜乃凡翁則專昧此義一意尊信務命衛護尊閑其言則
如尸祝之奉宗祏見其無禮則如鷹鷂之逐鳥雀其始力戰
羣讖屹我砥柱蓋欲回狂瀾而東之以接夫閭中正脉而黑水
既西懷棄乎厄上灌注乎西溪則流以沁別方以類聚無恠其
向背如此也又不能周旋人情賣文使墓以致羣憾起拳錫
紛紛乃是王霸并用之說猛起於厄山而行違頓沛之祗舊然
於西溪信然乎初時闡發果自有日腕、百恠物態可見全昌
壽壽
或者謂君欲去彼相前後証辱先爺文字既與之徒親又為此
效忠之舉此則臆逆之言誠可惡也然此亦君之自取奈何奈

何明村再金
何翁書

先人之於世而固所尊尚而然其宗仰之重契好之篤則視尤
翁不啻有間矣今也徒託先人之一疏以為左契欲姪輩專言
勇門而背其尤翁也則凡先人平日章劄文字所著之致隆於
尤翁者皆將視之如弁髦而此愚昧之所未曉也且觀所與舍
弟書歷舉下邳年間所聞先人語有若深不驢於尤翁者此又
與先人立朝言議頗相不似審如是則先人固不免為陰陽誰
合心事矛盾之人而無心自解於後世之疑矣姪輩於此更有
何言只俟朝夕滅死故質於九泉之下明村書上

未教歷舉尤翁語先人語以明先人果未嘗欺服尤翁則有未然
也尤翁性素和緩雖其平素所親厚尚有不和於意則款不
能容忍而後之言語者多矣好事者輒從以附益而相曉之焉
未及叔語雖或有苗脈要皆此類也又為先人不該服之禮却
上同

夫尤翁之作世既久言行滿一國其賢與否不難知也而弟云
弟則出入門下景仰尊命汝必曰尤翁書必稱先生又從受累
世墓文矣今則憤疾痛惡詎敢罵暴揚其心則歷數其罪惡
以不毫髮存貸其為弟後寫下之異誰贊三光而洞九泉亦不
若是之懸矣此果何也若曰尼山事後始深知其心則云爾則
而所謂貪財也漁色也不孝也不忠也死皆按事而措案又誰
若無而今有別雅浦尼山事而亦不為無狀小人矣且數十年
中一切且以不尚出入門下惟謹及其得遇於尼山也後乃始

斥而絕之如是之甚者何也若以此收事猶未若危山事也則
朋友交際而後及覆豈果重於不忠不孝者耶其亦失於輕重
大小之倫矣若曰前則不問今始備向而則前之不問宜非由
於不聽今之備向又安知其無所自而且何事尚可如此說若
所謂冒做大義欺負 聖朝違託朝權威福一世則又非微事
細於人所難見者尚可誇於而後之異向而此原愚昧之所深
惑也抑勇主之赴危翁惟危山走視今清以危山事言之而考
之刻於危翁窠由於墓文夫墓文之託固當於賢者而不於庸
人矣而窠之既事危翁凡幾年矣其言行隱微宜無不知而輒
以墓文為託則固不以為老子矣及文成而猶嫌於**借**重云石
必欲其自為定論則固以其言之信末世尤有甚於云石也此

於危翁何如我至其所望不副而嘗憐大生然後本深心求之
論出而危翁遂為無狀人如使全文一如其所望則危翁之為
賢人君子固如自如而而窠之狀勒盡誠勇主之尊敬致禮亦
當一如而日而不替矣夫危翁之為君子為小人宜自有大旌
之不可易者使其本深心求誠小人也則其為全文亦何能變
為君子佛氏之教人雖有彌天罪過只一念阿彌陀佛使能滅
除惡業免墮地獄嘗笑其言以為無理今以無乃執之乎危翁
身負許多罪過而不能以三寸管當南無一聲以求超度亦危
山而自隨阿曼獄中飽受此力山劔相之苦也已上同
在於五家爭之祇不與彼此左右然自若平日與人言語其及
此者甚少雖難及之而亦止畧見大意耳備得絲毫氣力猶見

勇至自牧十年來專以此作家評選次逢人語輒及之盛氣張
皇吃二不已蓋其此裡之所橫着口中之所咀嚼無一日而
懷川是心雖閑辰靜春而氣像意思類不免勞攘激發墳典之
味不及於章流義理之端嘗少於後時事則安皆一尤翁為
之祟也上同

向吾有人聞二後生之言而傳之去一則曰某夫兄弟福懷川學
際引聖聰事言有山佛雲覺聞南漢佛聖聰學佛高明委雅行
則壁工多揭風月心已快遠涉指前而向曰大師道學我至成佛云
聞其道聖聰不若一言只呼五里行持未集文集數十卷果祇四五
兩曰矣道盡在是矣雲覺不被祇知世曰聞即成佛而來今見許多文
集裝此又何有案下之夫而即退去聖聰每語云九弟三學其

類聽平生多製不慧碑誌序記亦何似做實地工夫而大用快悟矣
到文賢揭極至濫且程朱之上以此文之言而後相戾如此何可取信也
一則書間曰懷川文章則曰頌敬雜問學問則曰亦如文章章句其人
物則曰亦如學問今未推尊甚多欲列程朱之右誠不可信云云
該任其私意長短而高下果為之不中而當與我多論病抑者有
之矣到今言後典今概異心如其水而已談其是邪近者自欺金象
平日多學大學自欺章多有論說何徒誇說而不行也聖聰為
懷川為南人書其書
事相類在可異也明村卷
○卷山書
卷令揚書志是豈不感得動人而久後或當有益也彼之不能更
及透規矩也奈何彼所答二書能說出由曲於文皆盡好以此
之才一向沿湖亦可悟也明前共罪良佐書

似聞昨膺憲除關係頗重不啻容易處之其將何以爲計蓋想時
人之尤爲是舉固亦慕高明可出之意矣然其主意實在於審典懷川
爲敵一罷一用安爲相輕也大夫又於去歲批爲趙亨仲驪之徑者尤
可因此而力辨居今日說清明日痛快以破欺罔汚濁之端則先誣
傍汙年益以自釋於一世之凌之金往愈甚矣言不其
最後所教其垂念於却事者至勅而清承於却疏已呈之後進望其
未知其立信於高明之見否 聖考歲切違悞河言同全法佳作
未裝而付命云云 以有卷云石少

根以虛名誤被隆恩首尾二十年至於癸亥而極焉甲子以後自朝廷言
之則爲退斥而得脫匪分還守私義其在崇臣察清其所不意昨年
二春特有收錄之教至於今日除命改師警駭震梓若墮淵谷臣

之顯蒙自幼少時誦習李珣成渾之書以爲聖賢相傳之學在此
爲政身鑽仰之地矣乃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殿後之列是洵
源絕矣本根拔矣臣之蹤跡當何沒用於當世而仍伏念臣之甲子
以後事實有二罪焉臣於宋時到自少以師事之而不幸情義不
能保終卒乃以妻札問事橫生鬧端以致枚年之終臣之妄言
連戾辱及其親者有不可勝言而聖明每以初論之極武漬聚爲
受歎畢竟於兩臣然享之批亦及此事若以悖罪於兩臣嗚呼兩
臣何預言也若無微臣之妄言安有枚年之終臣之妄言枚年之終
安有望批之若此終至玷於聖教而進思於兩賢戰臣之由其臣罪
一也尹錫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被誣之後先臣已斥其身是
或不廷終至相絕至其末梢無快則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疏

章每以賊臣為扶護錫其所抑勒而為說也且所不有而乃者廷
臣之伸錫也遂舉臣而訂之雖所以為說後以為援而其也臣之
宗情則一也先臣死以斥絕其人則謂之扶護者後也臣又未嘗言
其寃死謂之稱寃者妄也臣前則杜門屏息以俟君後之不敵越分
陳章以自明說不能一暴其本心曰仍泯歎未克為保任西今歸此
其臣罪二也以有庚子祥大憲疏

魯西先生果有壹錫之宗則錫之法當國亦久豈在藉尹門之事乎況
汝庚午年明亦疏後及濟對舉之疏辱先生父子固有紀極其為彼此
宗疏如是明白而猶曰壹助云明村世全昌翁書
盧尹而疏有不忍見然皆是向日懷中之說也今日豈可共彼有爭是湘
較曲直之義哉明高典羅良佐書

尹夏濟疏如何向日之禱疏盧惠亦疏如何向日之鄭津不辨於向
日而欲辨於今日未知其義也上同



